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林肯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林肯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荒野童年·····	(2)
第二章	初入人世·····	(7)
第三章	当上了州议员·····	(15)
第四章	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	(20)
第五章	就任国会众议员·····	(25)
第六章	重返斯普林菲尔德·····	(31)
第七章	主持正义的斗士·····	(35)
第八章	与道格拉斯辩论·····	(39)
第九章	“只有时势才能造就一个总统”·····	(46)
第十章	宣誓就职·····	(51)
第十一章	拉开内战序幕·····	(59)
第十二章	《解放宣言》·····	(70)
第十三章	盖底斯堡演说·····	(79)
第十四章	再次当选·····	(89)
第十五章	第二次就职演说·····	(100)
第十六章	内战结束·····	(106)
第十七章	一棵大树倒下了·····	(115)
第十八章	名垂青史·····	(126)

第一章 荒野童年

1809年2月12日星期天的早晨,在美国肯塔基州霍金维尔附近密林中一所园木盖成的简陋小屋里诞生了一个新生的婴儿,男孩的父亲是英国移民后裔托马斯·林肯,母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他俩为了纪念孩子死去的祖父,给他取名为阿伯拉罕·林肯。

托马斯·林肯是个勤劳的拓荒者,林肯生下来不久,他的父亲就用马车把全家搬到了离霍金维尔不远的诺兰河平原。在林肯家新盖的小木屋外面,有一条著名的坎伯兰小道,在这条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带篷的卡车载着移民驶向远方,兜售着杂货的小贩在沿途高声叫卖,有时路上还会出现蓬头垢面的成群奴隶,他们疲惫地移着脚步慢慢地向前挪动,跟着他们后边的是高踞马背的监工或奴隶贩子。

小林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天成长着,他学会了说话、走路、稍大一点,他又开始提水、搬运劈柴,清扫炉灰。农忙的时候,他跟着父亲一块儿去开荒种地,在高山深谷环抱的诺布河家场,林肯养成了热爱劳动的朴实品质。

当农闲的时候,林肯和他的姐姐萨拉就一起到离家4英里的学校去上学。校舍是一间泥土地面,独门出入的旧木屋,在这里,姐弟俩学习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他们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天主教徒,林肯跟着他学习写字,并养成了爱练字的习惯,他常用木炭东涂西抹,在尘土上练、在沙地上和积雪上练,书法对小林肯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1816年12月,林肯的父母带着他和姐姐以及最必需的家什,离开肯塔基北上,渡过了俄亥俄河进入了当时印第安纳的佩里县,这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方。林肯后来写道:“这是一片荒野地带,森林里还有熊群和别的野兽出没,豹吼声使夜空中充满了恐怖,这里人烟稀少,每隔两三英里才有一家农户。”林肯一家在这里搭起一座窝棚,开始了艰辛的生活。他们砍树、除草,在少得可怜的几英亩土地上挖开长满草根的荒地,然后种上庄稼,他们吃的大多是从附近森林里猎获的野味,如鹿、熊、野鸭和野鹅。晚上,小木屋里用木柴、松明子和猪油照明,从春末到深秋,林肯和姐姐萨拉都光着脚板出去采摘榛果和其他的野果子回家。

1818年10月5日,当林肯还不满9岁时,他亲爱的妈妈去世了,她死时只有34岁。随之而来的是艰苦的一年。姐姐萨拉承担了管家做饭的活,林

肯则帮着父亲开垦更多的荒地。

一天早上,林肯和姐姐惊喜地看到一辆四驾马车来到他们开垦出的田地里,父亲从车上跳下来,接着跳下了一位健壮、高大、面色红润的妇人。她神色温和、说话从容、举止端庄,她就是林肯的继母萨拉·布什·林肯。与她一同而来的还有她与前夫所生的3个孩子。

从此,林肯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林肯又上学了。他非常渴望读书,只要找得到的书他都要拿来仔细地阅读。多年后,他的表兄丹尼斯·汉克斯在回忆中说:“我从未见到他不随身携带书本。他把书塞在衬衫里,把玉米饼装满裤袋就耕地去了,晌午时他坐在树下边读边吃,晚上回家,他把椅子往烟囱边一放,背靠着墙就读起书来。”在那阴沉的岁月里,书籍给林肯带来了光明和欢愉。

读完书后,林肯还能就书中的问题与旁边的农村孩子一起讨论,他经常向他的小伙伴发问:“谁最有权利控诉?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随后就在玉米地里对此大发议论。

随着岁月的流逝,林肯长大了。17岁时,他身高已近6英尺4英寸,手臂修长,肌肉健壮,臂力过人。每天的户外劳动使他十分困倦。他要伐树开荒,砍烧灌木,劈栅栏木条,拉大锯,收割庄稼,挤牛奶,有时,

他还给邻近的农户帮工,挣得衣食和住宿费。

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在树林里劳动。他整天听到的只有自己的斧声、自语声、树枝随风摇曳声和鸟鸣兽吼声。在那荒野的孤寂中,陪伴他的只有树木和林间的空气。寂静紧紧地包围着他,这寂静的环境对他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学校和书本外,林肯还通过多种途径求得知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的学问是“随手捡来的”。他家里的信和邻居的信都归他写,他边写边大声地念,同时提出问题:“你想在信里说些什么?你打算怎么说?你确实认为这样说最好,还是觉得有更好的说法?”这是他练习语法和作文的一种方法。

他常常步行30英里,到一个法院里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辩论,如何做手势,这些观摩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个卓越的演说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肯的继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很会理家,把家里的一切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继母对林肯很关心,鼓励他多读书,教他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当林肯心中有烦恼的时候,继母总是宽慰他,帮他化解胸中的苦恼,林肯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这位继母充满了感激与敬仰。

1830年夏,林肯在伊利诺斯发表了首次政治

演说，这同单调繁重的农活相比显然是一个大变化，过去他只是对田里的庄稼和森林的树木独自演讲，而在这次政治演说中，他面对的却是成群结队的人群。

这年的秋天，林肯家的多数人都害了疟疾，发冷发热，病倒在床，他们买了很多药，才把疟疾赶跑。到第二年春天，林肯的家迁往柯尔斯县，这时林肯已满22岁，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

第二章 初入人世

1831年2月,林肯和他的堂舅以及异母兄弟结伴,一起到新奥尔良去,此时的林肯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带着年青人特有的朝气,想在未来的新天地中大显身手。

到达新奥尔良后,林肯见到了许多奴隶贩子的广告,其中有一张写道“愿随时出最高价购买各类黑人,立付现金,收取佣金。特设专供存放黑人的圈栏和牢房”。卖主的广告上则写道“出售10到18岁壮实的女孩数名,24岁的妇女一名,25岁的能干妇女一名,外带壮实的小孩三名。”而买主的广告则千篇一律:“购买愿以最高价现金购买18到25岁的壮实的黑人25名,男女均可。”

在新奥尔良呆了一个月后,林肯看不惯把黑人不当人看待的奴隶交易市场,于是他又从新奥尔良乘汽轮沿密西西河溯流而上,他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纽萨勒姆村,在那里他将成为该村商店和磨房的伙计。

纽萨勒姆村是个新开辟的地方,面积不大,村子里约有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还有几家小店铺,那是工匠们干活的地方。此外,村子附近还住有

一名法官和两名警察。

林肯到达这个小村庄后,先在村子中溜达了一阵,看了看村中那些杂乱地排列着的村舍,并把村子里的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村里的约翰·卡姆伦是个好客而友善的人,他同意林肯在他家吃住。在这里安顿下来后,林肯就开始认真干起活来,不论是在店铺或是在磨房里,林肯干起活来总是特别的卖劲,对人既热情又有礼貌,过了不久,纽萨勒姆村的人们都对这个高个而年轻勤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林肯白天干活,晚上则在烛光下与人们谈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听人们讲纽萨勒姆村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前景。在这些交谈中,林肯与周围的人越来越熟悉了,他知道了散居在纽萨勒姆四邻的几乎所有人的名字和容貌。

在纽萨勒姆住了不久后,林肯就和奥法特成了朋友,奥法特以10美元买了一块土地,他打算与林肯合伙开一个商店。奥法特负责进货,而林肯则在店子里卖货,商店开业了几个月后,林肯的诚实故事就四处传开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妇女在林肯的商店买纺织品时,多给了林肯几美分。为了退还这几分钱,林肯步行了6英里路,直到把那几分钱又退回到那名妇女手中,林肯才如释重负。还有一次,他发觉给一位女顾客少称了2斤多茶叶,为此他又跑了

好几英里去给她补上了。

在商店工作中和业余时间里,林肯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音容笑貌和性格各不相当的人,这使林肯增长了见识,学会了怎样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

与林肯同年同月来到纽萨勒姆的有一个叫做约翰·艾伦的人,他是达特茅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同时,他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为此,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同人辩论,在辩论中他显示出了惊人的诚恳和顽强,林肯也总喜欢与这位博学的医生共同探讨社会和经济问题,从他的身上,林肯学到了不少的社会和经济知识。

1831年末—1832年初,年轻的林肯在他的好朋友治安法官鲍林·格林的帮助下,开始钻研法律和学习如何起草较为简单的文件。学习了法律和文书不到半年的时间,年轻的林肯在心底里就燃起了投身政治的火焰。1832年的春天,林肯写了一篇文章,宣布他将竞选伊利诺斯州议员,文章写好后,由斯普林菲尔德镇的《散加芒报》印成了传单。在这篇文章里,林肯对自己的观点和政纲充满了信心,并准备同任何竞选者进行辩论。那时候,由于在纽萨勒姆修筑铁路要花费很多钱,所以只能靠汽轮进行交通运输,因此,对凡是改进纽萨勒姆的航运状态的措施,林肯都表示坚决赞成,他说:

“如果我当选，任何为了这一目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立法措施都将得到我的认可和支持。”此外，林肯还极力主张兴办教育、出版、宗教和道德教化事业。

由于这是第一次参加竞选，所以林肯也比较谦虚，他承认：“也许我已经自许过高，有点不合分寸了。”同时，他还说：“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同胞们尊敬的人，从而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我再没有比这更远大的抱负了。”他把自己的当选“完全寄托在本县内无党派的选民身上”，并坦率地宣称：“我出身于并一直生活在最卑微的阶层之中，我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的支持。”就这样，林肯开始投身于政界了。

1832年4月，印第安人索克和福克斯部落的军事首领，67岁的“黑鹰”带着他的人民跨过密西西比河，进入了伊利诺斯州。“黑鹰”宣称，他们将把以前曾经出售给白人的土地收回来，于是美国历史上的“黑鹰”战争爆发了。后来林肯在提到那年4月的日子时说：“当1832年的‘黑鹰战争’爆发时，奥法特的生意每况愈下，几乎要倒闭了。”不久，奥法特只好悄悄地离开了纽萨勒姆。林肯生计无着，便借了一匹马跑到里奇兰河畔参加了一个由朋友和邻居们组成的连队，在那里，他被全体士兵选为了连长。

一天，一个年迈的印第安人拿着一位将军给他的安全通行证缓步走进了营地。士兵们立即冲上前去要杀死他，林肯迅速赶到这位印第安老人的身边，眼里射出严厉的光芒说道：“士兵们，你们决不能这样干。”一些狂暴的士兵纷纷骂林肯是懦夫，面对着他们的怒骂，林肯毫无惧色，他对这群士兵大喊到：“你们是英雄就选择武器来与我决斗吧。”那些士兵看到林肯的气势，渐渐地软了下来，那位印第安老人也因此获救了。

后来，“黑鹰”的部队被打败了，“黑鹰”当了俘虏，他被押送到了华盛顿。战争结束后，林肯就退伍回到了纽萨勒姆。6个月后，一位军需官在斯普林菲尔德找到了林肯，付给了他参军80天的薪饷约95美元。这使林肯回忆起了他当志愿兵的艰辛生活。在泥泞的雪地艰苦地行军，在冰冷的雨水中露宿在土地上，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一位目睹者后来说，他看见林肯一提起志愿兵就泪眼模糊。

1832年8月6日，离选举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林肯在散加芒县各处奔走，进一步阐述他在春天发表的长篇竞选演说。他说：“我赞成设立一个全国银行，赞成内地建设和征收高额保护关税，这些都是我的意见和政治原则。”这时候，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他经常到农民的地里帮助锄草、割麦，表明他们是他们当

中的一员。尽管林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选举揭晓后，林肯落选了，他在13名竞选人中仅名列第8。

后来当林肯叙述他在选举后的境况时写道：“那时手头拮据，职业也没有着落，尤其因为无处投奔，所以渴望同那些一向慷慨相待的朋友们呆在一起，究竟该干什么想学铁匠，又想研究法律，但又觉得在受教育不多的情况下，恐怕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这时候，林肯和贝里又合伙开了一家商店，但是生意不好，商店几乎要倒闭，贝里心灰意懒，林肯则成天沉醉于书本和幻想之中，他在斯普林菲尔德拍卖市场上买到了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述评》一书，这使林肯十分兴奋，因为这是他读到的第1本法律书。

林肯与贝里合开的商店最后终于破产了，贝里又去领了一张执照，他同林肯又经营起了一个零售商店。这个零售店主要经营猪肉、食盐、火药、枪支和皮毛，而林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同时他觉得用烈性酒换取大人和小孩的钱不是一件光明的事，于是，在领到执照的几个星期之后，林肯就把零售店的股份让给了贝里，然后他又寻找新的工作。

1833年5月7日，林肯被指定为纽萨勒姆村的邮递员，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职位，但是林肯仍然对这项工作兢兢业业，他的薪金不多，每年不到50美元，

是从邮务所的收入中提取出来的。尽管这不是一份美差，但是林肯却乐意做这份事，因为每次在分发报纸前，林肯都可以尽情地阅读，这不仅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而且也使他加深了从报纸上观察政治动向和研究问题的习惯。有一次，他在《国会环球报》上读到华盛顿国会议员们的演说全文时，对他们的精彩言论钦佩不已，他从心里发誓，以后也要作出与这些议员们水平相当的演说。

那时，找零活谋生的机会很多，林肯为了生活，曾劈过栅栏木条，当过磨坊短工，在农场干过活，在商店做过帮手。在这期间，他还勤奋刻苦地学习，先后攻读了沃尔内的《帝国之灭亡》、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

1835年1月，林肯的老合伙人威廉·贝里突然死去了，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这样，他们两人的债务就全落在了林肯一人头上，债款高达11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这些债务曾使林肯那段时间里压得喘不过气来。

1833年秋天，林肯开始从事他过去从未干过的技术性很强、责任很重的工作。他后来写道，散加芒县的测量员建议他代为负责其所在地区的一部分测量工作。林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差使，他买了一个指南针和一副测链，研究了一些有关测量的著作之后，

就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这项工作，这个差使使他能够勉强度日。

为了提高自己的测量水平，林肯常常一个人从晚上钻研到黎明，这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摧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林肯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把从书上学到的测量知识灵活地运用到了工作之中。不久，林肯在测量工作上的准确、细心就远近闻名了，人们经常请他去解决一些关于地界方面的纠纷。

可是有一次在彼得斯堡，林肯却把一条街道设计成了弯的，因为如果按常规把这条街搞成笔直的话，寡妇杰迈玛·埃尔莫尔家的房子就要划到街心去了，而林肯知道，她和她的孩子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农场。

第三章 当上了州议员

林肯的名字又一次作为州议员候选人刊登在 1834 年 4 月 19 日的《散加芒报》上，在这前前后后，林肯参加了形形色色的大小政治集会，因此不管是他帮助测量过土地还是他给送过信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要竞选州议员这件事的，当时的林肯已成为了散加芒县辉格党中一位公认的中坚人物，他得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县辉格党领导人约翰·托·斯图尔特的支持。这一次竞选，林肯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对有争论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他讲的简洁有力，而且生动幽默，选民们对这位年青的小伙子充满了好感。

1834 年 8 月 4 日州议会议员的选举投票开始了，在 13 名散加芒县候选人当中，林肯名列第 2，他终于当上了州议员，这是 25 年来林肯获得的第 1 个重要政治职位。选举以后林肯继续管理乡村邮务所，偶尔也从事测量工作，这时他同斯图尔特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因为斯图尔特曾在“黑鹰战争”中当过少校营长，而林肯就在那个营当连长。此后，斯图尔特当过两年的州议员。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同时对律师事务又非常精熟。林肯在他的影响下加深了钻研法

律的兴趣，并从他那里借阅了不少关于法律的书籍。

那时候，林肯和斯图尔特同住在一间房子里，由于斯图尔特是散加芒县辉格党人的领导人，所以这间房子也成了辉格党人活动的中心。在这间房子里和议会里，林肯结识了不少人，其中多数是青年，他们后来都成了州长、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这一类的重要人物。在这里，林肯还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矮得几乎像侏儒似的人，他体壮头大，年龄只有21岁，是一位极端自信的人物，这个人叫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他后来成为了林肯论辩的重要敌手。

在当时的54名州议员中，半数以上是农场主，1/4是律师，还有少数几个商人和机械工人，在11个执行委员会中，林肯被指派参加公共帐目及支出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实际上参与了好几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林肯的时间常常安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这个时候林肯并没有怎么显示出其政治才华，别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一般，一个经常出入议会的人对当时的林肯曾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瘦骨嶙峋，皱纹满面，不修边幅简直达到粗鲁的程度……然而他却有某种深得人心的魅力和气派。”

1834年底，林肯参加了国会修补法案的工作，当法案通过时，已是1835年的早春了，林肯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坐了两天公共马车又返回到纽萨勒

姆。这时，他告别了烟雾弥漫的屋子和喧嚣嘈杂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做体力活了。在数九隆冬的旷野中，他又徒步进行测量工作，他已经初尝了置身于立法和政治漩涡的滋味，本来是模糊的从政心变得更加坚定了。正如他后来所写的，他“还得靠测量来维持生计”。至于他的法律书籍，则是议会开会时就“搁下”，“议会一结束又重新拿起来”。

1835年12月7日州议会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大会共开了6个星期，讨论了139个提案，并把修筑17条铁路的特许证发给了伊利诺斯州的那些想看到火车和听到火车汽笛声的各个城镇。休会以后，林肯又回到了纽萨勒姆。从此，他又开始重操旧业，搞测量，学法律，参加政治运动。

1836年6月13日，林肯再次宣布自己为州议员的候选人，他声明赞成内地建设计划，主张妇女应该有投票权。8月1日选举揭晓，林肯在散加芒县的17名州议员候选人中得票最多。在州议员选举大获全胜后不久，林肯在州最高法院2名法官的主持下接受了律师业务考试。9月9日，林肯取得了在伊利诺斯州所有法院里执行律师业务的许可证。10月份，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法庭里，他代替约翰·托·斯图尔特为1个案件辩护，这是他们两人合伙开办的第1个事务所。

那时候，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奴隶制正在盛行，而且在那里谁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议论谁就犯法，谁鼓动黑人奴隶造反谁就被判处绞刑，而且已经有不少人被绞死了。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主张黑人奴隶得到自由，他们中的有些人帮助黑人奴隶从南部到北方或者帮助他们越过国界进入加拿大，而南部的官员和奴隶主则常常拿着搜查证到北部来追捕他们在逃的“私产”奴隶。在伊利诺斯州三天两头都可以看到这种人，奴隶制问题的争论开始越来越激烈，这种状况甚至把整个美国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即南部同意奴隶制，而北方很多并不主张实行奴隶制。在林肯所在的伊利诺斯州对奴隶制的看法也不一致，在该州所定下的一个决议案中说：“我们极不赞成组织废奴协会。按照联邦宪法，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未经它们的同意，不能剥夺它们的这种权利。”但是林肯却反对这个决议案，同时投反对票的议员还有5个，其中有一个名叫丹·斯通的人，他是位律师，曾任过俄亥俄州州议员，他坚决拥护林肯的主张，并与林肯一起提出了一个书面抗议，该抗议书说：

关于国内奴隶制问题的决议案已经州议会两院本次会议通过。下列署名人对这一决议案的通过表示抗议。

他们认为，合众国国会按照宪法无权干预各州的

奴隶制度。

他们认为，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上的，传播废奴主张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奴隶制度的罪恶。

他们认为，合众国国会依照宪法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度，但非经该特区的人民主动提出要求则不能行使该项权力。

从上面的抗议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林肯早就对黑人奴隶制不满，只是他不希望采取偏激的方式废除奴隶制。

这一年的4月，林肯收拾好行装，准备告别纽萨勒姆了，因为这时的林肯已经持有正式的律师证，而且他已成为了州议会议员和议会的辉格党领袖，他像一个翅膀已硬的山鹰，要到更高远的天空去搏击锻炼。尽管由于工作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林肯必须离开纽萨勒姆了，但是林肯仍然怀念这里纯朴的人们和清静的环境，虽然纽萨勒姆村并不繁荣热闹，但是在林肯眼里，这块土地永远是哺育他成长起来的母亲。

第四章 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

1837年4月15日，28岁的阿伯拉罕·林肯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当时的斯普林菲尔德有居民1400人，它供应散加芒县18万人所需要的日用品、工具和杂货，同时收购谷物、猪肉和其他农产品。这里有19家纺织品商店、几家杂货店和6座教堂，有11名律师承包诉讼，18名医生开业行医，在这里，林肯看到农民赶着大车运送着玉米、小麦、土豆和其他蔬菜，身穿有褶子的绸衬衫的男人和满身绫罗绸缎的妇女乘着马车来来往往，林肯在一家百货店门前勒住马，他询问店主，一套被褥要多少钱，店主告诉他，需要17美元，林肯说：“价钱倒挺便宜，可我没有现钱。如果你肯让我赊帐到圣诞节，我又能在这里顺利地开业当律师的话，到时我一定如数偿还，万一我倒运，那就只好一辈子欠你的帐了。”这位店主叫乔舒亚·斯皮德，他看到林肯满身疲惫，听到他那种忧伤凄怆的语调，不禁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让林肯和他合睡在商店楼上的一张大双人床上，斯皮德的这一举动，让林肯惊喜不已，他高兴地说：“啊！斯皮德，我真感动！”这样，林肯就在斯皮德那里住

了下来，他们之间始终不渝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在斯普林菲尔德落下脚后，林肯幸运地找到了在纽萨勒姆就认识的老朋友斯图尔特，他们两人合办了一家联合律师事务所。这间事务所很小，里面只有一个用几块粗木板钉成的书架、一个烧木柴的旧火炉、一张破桌子、一把椅子、一条长凳、一条野牛皮制的盖毯和一张小床。当时斯图尔德正忙于竞选国会议员，因此绝大部分时间都由林肯独当一面，尽力处理他们的全部律师事务。他在处理诉讼事件的空隙时间里，还写了许多信，以继续争取政治上的支持。

一天，邮政部的一个稽查员来到斯普林菲尔德，他查问一笔几美元零几分的账款，这笔钱是林肯任纽萨勒姆邮递员时经手的，林肯拿出一个小纸袋，把里面的钱数了一遍，与这个稽查员查询的钱数分文不差。那个稽查员接过钱，写了收据，然后满意地离去了。

1838年1月，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学会上做了一次题为《永葆我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说，他向青年们指出，参加美国独立革命的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赢得的权利，现在正在受到侵犯。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听任一小撮歹徒聚众闹事……任凭他们焚烧教堂，抢劫仓库，随心所欲吊死或烧死他们所讨厌的人，而又让他们逍遥法外，那么我可以断言，这个政府必定是短命的。”这是林肯2

9岁前发表的一篇思想和语言的杰作，他阐述了一些极为重要而神圣的思想，这些思想立足于对美国的未来、人身自由和个人义务的热爱，它们像种子一样在他心中萌芽生长，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成长。同时，在这篇演讲中，林肯极力主张容许自由辩论，他不怕得罪南部的主张奴隶制的权贵们，要求给废奴主义者也提供论辩的机会和场所。

1838年夏季，林肯再一次参加了州议员的竞选，在这次选举中，林肯在17名候选人当中名列第一。同年12月辉格党人提名林肯为州众议院议长候选人，但由于竞争对手太强林肯落选了，他便担任了州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

那时候，林肯看到民主党人实现的代表大会提名制很有成效，于是他就帮助组织了州辉格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会议提名为伊利诺斯州5个总统选举人之一和州辉格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838年12月，林肯在一篇演讲中，细致深刻地评述了范布伦总统关于国家银行的计划，他列举了民主党高级官员的名字，指控他们盗窃国家资财。在演说结束时，林肯宣誓：“面对苍天，面对全世界，我立誓永远忠于这个哺育了我的生命、自由和爱情的祖国的正义事业。”

1839年，林肯认识了玛丽·托德小姐，玛丽

出身于贵族家庭，其父曾当过国会众议院秘书、州参议员，后来又做了肯塔基银行行长。当时玛丽小姐刚满21岁，体态丰满，性格活跃，容光焕发，她毕业于培养“上流妇女”的学校，会讲法语，她因与继母争吵而离开了老家，住到了姐姐伊丽莎白的家里。

自从林肯结识了玛丽小姐后，便被她磁石般的魅力吸引住了。她是第1个走进林肯生活圈子里的泼辣而有才华的女人。

1840年，林肯与玛丽·托德小姐订了婚，但是玛丽小姐的姐姐伊莉莎白和姐夫爱德华兹都极力反对，说玛丽是自暴自弃，他们认为林肯出身贫寒，与她们家不是门当户对，但是玛丽小姐不管这一套，她直截了当地说，林肯有前途，是她所遇到的人中最中意的对象。

1842年11月4日晚，在爱德华兹的住宅里，33岁的新郎和将满24岁的新娘举行了婚礼。

婚后，林肯夫妇寄宿在简朴的环球旅馆，每周食宿费4美元。1843年8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这里出生，取名罗特·托德，不久他们搬进了一幢木结构的楼房。

就在这个时候，林肯认识了一个名叫比尔·赫恩登的小伙子，那时候他刚被批准从事律师事务，当林肯提出同他合伙开业时，赫恩登感到又惊又喜，林肯

向他解释说：“ 比尔，我信得过你，你也信得过我。”
此后多年中赫恩登就一直被称为“ 比尔”， 他则称林肯为“ 林肯先生”，他们成为了一对忘年交好朋友。

第五章 就任国会众议员

1843年2月中旬，林肯给辉格党活动分子理查德·托马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要是你听到任何人说林肯不想当国会众议员的话，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私人朋友告诉他，你有理由相信他搞错了。”

3月份林肯以州辉格党领导人的身份，同其他辉格党人一起写了一份题为《告伊利诺斯州人民书》的竞选传单，该传单分析了全国争论的问题，赞成征收财政关税，不同意征收直接税。林肯警告犹豫不决的辉格党人说，必须采取代表大会提名的制度，否则就会继续被“共同的敌人”所打败。他呼吁党要团结时写道：“一个才智胜过所有哲学家的人说过，‘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

这段时间，林肯在他的办公室里伏案疾书，用鹅毛笔不断地写信给编辑、政界人士、选民和选区工作人员，他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更多的人能了解自己。

民主党人提名彼得·卡特赖特为候选人，同林肯竞选。卡特赖特是一个有名的旧派的巡回牧师，一个粗鲁而暴躁的福音布道者，一个煽动家，他手下的人不断散布流言蜚语，说林肯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他相信上帝，但不承认耶稣，也不承认赎罪和报应的教义，他们说林肯讲过“基督是私生子”。为此，林肯散发了一份传单，对他的宗教观作了一次最全面、最具体的阐述。传单写道：“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未否认过《圣经》的真理，从未有意说过不尊重宗教的话，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我认为我不会去支持一个公共敌视或嘲笑宗教的人进入官场。撇开他和上帝之间的那种永生不灭，报应循环的大道理不讲，我只感到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在其中的公众的感情与伦理。所以，假如我果真犯了这一条，那我决不会去怨恨由此而谴责我的人。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对我捏造罪名，散布流言蜚语，那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谴责他。”

林肯曾参加过一次宗教集会，会上卡特赖特在讲到一定的时候说：“一切愿把心献给上帝和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他说完后，一些男人，妇女和孩子稀稀落落地站了起来，这个传道者又进一步劝告说：“一切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除林肯外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于是卡特赖特用最严肃的声调说道：“我看到很多人表示愿意接受第一个劝导，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上帝而进入天堂。我又看到除一个人以外你们所有的人都表示不愿下地狱，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林肯先生，他两次都没有做出反应。林肯先生，我可

以问问你吗，你要到哪里去呢？”林肯慢慢地站起来说：“我是以一个恭顺听众的身份来这儿的，没料到卡特赖特教友竟单独点了我的名，我认为对待宗教上的问题应该严肃，我承认卡特赖特教友对我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但我并不感到我要像其他人一样做出回答，卡特赖特教友直截了当地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愿用同样坦率的话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当时辉格党的朋友们借了200美元给林肯作个人竞选费用。选举结束后，他还给他们199美元25分，说他在竞选中只花了75美分。计票结果，林肯得了6304票，卡特赖特得了4829票，他成功地当选上了国会议员。他写信给老朋友斯皮德说：“虽然我很感谢朋友们使我当选了，但我觉得被选入国会并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高兴。”

1846年5月，就在林肯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第11天，美国和墨西哥为了争夺领土发生了战争，当时的林肯只是简单地建议全体公民要站到国旗一边，向前线的英勇士兵提供一切必需品，直到取得体面的和平，他并不希望美国以武力解决的方式去拼命扩大版图，他认为侵占别国的土地，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耻辱。

林肯是在1847年12月份正式到国会当议员的，在这之前，他仍然驾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在街上为

律师事务东奔西忙，看到他的身影，街上的人们都窃窃私议道：“这就是新当选的国会众议员林肯。”

林肯当上众议员后，他每年的收入在1200美元和1500美元之中，这是一笔相当优厚的薪金，这时林肯才开始逐渐还清了以前欠下的债务。同时，他也开始穿礼服了，白衬衫的洁白领口上打着黑绸领结，鬓角留到齐耳朵的3/4处。尽管如此，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不修边幅的，人家说他的裤脚管垂到脚踝骨以上，头发蓬松，背心皱折不平。

1847年12月2日，林肯一家乘坐马车和火车抵达了华盛顿，在这里他将以一个众议员的身份为共和国出谋划策。首都华盛顿当时居住着4万人，其中有8000自由黑人和2000黑人奴隶，这里有堂皇的私邸，也有贫民窟，猪、鹅、鸡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衣衫褴褛的黑人奴隶驾着运送各种产品的马车来来往往，街上还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已被卖出或将被拍买的黑人奴隶被链子锁着沿街走过，在国会大厦附近林肯还看见一所监狱，他说这“活像是一座黑人马房”，因为拘押在这里的黑人“完全像马群一样”就要被赶到南部去。此外，华盛顿也有图书馆、博物馆、喷泉、花园以及作出过历史性决定的大厅和政府机关。

林肯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时，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

正打得不可开交，当时的不少人主张把战争打下去，但是林肯和少数众议员却不同意这么做，刚上任不久的林肯在众议院为辉格党几天前的投票辩护时声明说：“总统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和违反宪法的。”

1848年2月，墨西哥与美国的战争以签订一项条约而宣告结束，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了美国，同时美国答应为所获得的领土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这时候，林肯因为要执行辉格党“公平合理的轮换”的政策，他决定不再参加国会众议员的竞选了。他被派到自由土地党人势力咄咄逼人的新英格兰地区去演讲，他经过3天的旅程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他在伍斯特发表讲话说，辉格党总统候选人泰勒是一个“可以把国家的利益、原则和繁荣可靠地托付给他的恰当的人选”。而自由土地党的政纲总的说来就像北方小贩叫卖的裤子，“大得是可给任何大人穿，小得可给任何小孩穿”。

在选举日到来以前，林肯到伊利诺斯州的10多个城镇作了讲演，他为辉格党候选人泰勒尽力争取选票，他一再警告大家说，投自由土地党的票可能把目前的局势搞得更坏，在谈到美国向外扩张要求更多的领土时，他引用了一个农场主关于土地的

话：“我并不是贪得无厌，我只想得到跟我的土地相联接的那些地盘。”

选举结果泰勒获胜了，俄亥俄州选了6名自由土地党人为国会议员，其余各州共选了6名自由土地党人的国会议员，从此国会议员们对奴隶制问题争论得更为激烈了。

林肯在参议员会议上建议除了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带来暂住的“必需的仆人”奴隶之外，不得再把新的黑人奴隶带进哥伦比亚特区来居住。此外，林肯还建议，从1850年1月1日起，凡奴隶所生的孩子都应该获得自由，都应该由其母亲的奴隶主给予合理的抚养和教育。他提议应由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奴隶主“可能愿意予以解放”的奴隶的价值。

后来，关于奴隶制问题的争吵愈演愈烈了，辉格党、自由土地党和民主党之间大吵大嚷，彼此激烈交锋，但林肯却保持了沉默，他感到时局越来越难以把握，同时，他也深刻地意识到，奴隶制的废除和保持将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巨大震荡。

第六章 重返斯普林菲尔德

1848年冬天，林肯又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他开始重操律师旧业，他还是那样富有幽默感，还是恪守着他早先赠给斯皮德的那句忠言：悲伤的时候，工作就是良药。他喜爱法律。他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律师业务上，所以他后来写道：“在1849年到1854年这6个年头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勤奋地从事律师业务。”在这几年中，林肯与普通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他对他们的家庭、厨房、牲口棚、田地、教堂、学校、旅馆、酒吧间都很熟悉，也了解他们怎样工作，怎样做礼拜以及怎样消磨时光。

1850年整整一年，林肯大量阅读一般报纸和《国会环球报》，了解华盛顿这一年出现的政治动乱和险恶局势。

这一年1月，被林肯誉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政治家”的亨利·克莱提出了一项综合法案。该法案规定，一个黑人如有人出来认领，说他是奴隶，那么这个黑人就不能由陪审团来裁判，也不能出庭作证，只须直接授权一名联邦官员来决定所有权的问题，如果判决有利于黑人，这个官员只能得5美元报酬，如果

判决有利于奴隶主，则可收费 10 美元。此外，凡帮助逃亡黑人的人都要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个法案公布后，就在全美国展开了大辩论，经过半年的争论，该法案终于通过了，顿时华盛顿礼炮隆隆轰鸣，篝火熊熊燃烧，游行队伍穿过大街小巷，欢声雷动。在许多家庭里，人们呼吸得更舒畅，睡得更香了。两年以后，林肯谈到这件事时说，“国家安然度过了种种险境，它现在是自由、繁荣和强大的”。

1851 年 1 月 17 日，林肯的父亲逝世了，而他唯一的儿子由于日程上排满了法律事务，没有去参加葬礼。

1850 年 2 月，林肯的次子爱德华·贝克·林肯才 4 岁就夭折了。同年，林肯家诞生了第 3 个男孩，取名威廉·华莱士，1853 年，又生了第 4 个男孩用孩子祖父的名字托马斯命名。

1852 年 6 月，制定综合法案的亨利·克莱去世了，斯普林菲尔的所有店铺都关门致哀，参加追悼的人列队前往州众议院大厅。林肯在大厅里追述了克莱漫长的一生，概述了克莱如何以其稳健和智慧在联邦眼看就要分裂之际，几次保住了联邦统一的事迹。他引用克莱的话说：“把非洲的儿女归还非洲，这是合乎道德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被人用欺骗和暴力手段残酷地从非洲抢来的。当他们在异国生活

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将把宗教、文化、法律和自由等丰硕成果带回故乡去。”同亨利·克莱一样，林肯也把希望寄托在把当作财产的奴隶买过来并把它移植到非洲去。他们两人都责怪那些欢迎联邦分离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同样谴责那些把奴隶制奉为天经地义并为保持这种制度而准备脱离联邦的南部傲慢的鲁莽汉。

到1852年，林肯已当了20年辉格党的忠诚的领袖，差不多跟伊利诺斯州所有活跃的辉格党地方领导人都握过手。从他在1852年竞选运动中7次演讲来看，他似乎只是本党的一个听话的党员，只对候选人略加评论而不谈论任何重大问题。

这段时间，林肯买了一些关于逻辑的书，他开始研究怎样解决谬误和从既定事实推断出不容辩驳的结论，他力图把笔记记得像数学题那么精确，“不管甲怎样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就是以肤色为依据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小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

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这些就是林肯写在他个人备忘录中的片断。

林肯还写道：政府的正当目标是为人民做需要做的事，而这些事情靠他们的个人力量是根本无法办到，或者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的。比如建筑和维修公路桥梁；抚养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病残者；兴办公立学校；处理遗产等等。

以上的内容就是林肯内心的真实思想，这些内心思想，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是无法了解的，这些思想是他产生行动力量的奥秘，同时，也是他个性和意志的表现。

第七章 主持正义的斗士

1854年10月2日是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州集市日。那天夜晚，民主党人的重要领导人道格拉斯对着数千名听众演讲说：“我们阵营中的一小撮叛徒想把我们伟大的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伊利诺斯州变成一个崇拜黑人，让黑人与白人平等的社会，我告诉你们，他们能得逞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第二天下午道格拉斯在州议会上继续演讲了3个小时，大肆宣传奴隶制有理，他的这些话引起了不少废奴主义者的反感。在道格拉斯演讲完之后，林肯对同一批人也发表了演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奴隶制，它最初传入时都是没有依据的。”他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奴隶制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并补充说：“当南方人告诉我们，对奴隶制的起源他们并不比我们负更多的责任时，我承认这是事实，如果人们说这个制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很难用任何令人满意的办法摆脱它，我能理解并赞同这种说法。我确实不能责怪他们没有做那些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做的事情……下一步怎么办呢？解放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将不容许这样做。即使我的感情容许这

样做，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广大白人群众的感情也是不会容许的。”

尽管当时的林肯还不能说出在那些已建立并实行着奴隶制的地方应该怎么办，但他确信，让奴隶制扩展到北部是错误的，而且奴隶制不应该长久保留下去。以后，林肯又在皮奥利亚面对几千名群众作了著名的“皮奥利亚演说”，在该演说中，林肯再一次指出压迫奴隶、扩散奴隶制是不明智的行为，同时他还谴责了道格拉斯不顾后果自以为是的空想观念：“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二加二并不等于四，那么同这种强词夺理的人进行辩论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请他看看刚来自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的7万人的回答。”

后来，林肯在给好友斯皮德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奴隶制的不满：“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从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开始建国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例外’。当一无所知党人掌权时，它就是‘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以及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我宁可移居到某个并不自诩热爱自由的国家去。”

林肯在给斯皮德的另一封信里写道：“你说你宁愿看到联邦解体，也不愿放弃你对奴隶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在那些与此毫无切身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吩咐下

放弃。我不知道有谁吩咐过你放弃这个权利，可以肯守地说，我从来没有叫你这样做。这个问题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要坦率地说，我极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们被追捕、被俘获、被抓回去，再过那终日遭受鞭笞和被迫服无偿劳役的苦难日子。”

林肯要斯皮德回忆他们在俄亥俄河一艘汽船上看到的十几个奴隶被铁链拴在一起的情景。“那个惨景不断地折磨着我。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断折磨着我的问题与我毫不相干，那就太不公平了。倒是你应当充分地意识到，为了保持对宪法和联邦的忠诚，北部广大人民是作出极大努力来克制他们的感情的。”他摆出事实并论证说：“奴隶繁殖者和奴隶贩子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数很少、邪恶可憎的集团，但他们却一手制定了你们所有人的政治方针，就像你们是黑人的主人一样，他们也完全是你们的主人。”

林肯不仅在演讲中为黑人辩护，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处处为黑人帮忙。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自由黑人妇女，她有一个儿子在轮船上工作，当他随船到达新奥尔良时，因为没有证件表明他是自由黑人而被关进监牢，轮船把他丢下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报上登出了将他出售以偿付关押费用的广告。这位黑人妇女为此事来找林肯，林肯又专门去找州长，但是没有效果，于是林肯又联络其他的人进行募捐，筹足款项偿

付了关押费用，终于把那孩子带回到了那位黑人妇女身边。

另外，在这个时期林肯还成功地处理了一件有名的案件。有一个名叫查尔斯·艾伦的油漆匠状告一个名叫威廉的小伙子，他说自己亲眼看见威廉和一个名叫梅茨克的人斗殴。时间是在夜里10点到11点之间，正值明月当空，在月光下，他看见威廉用一个流星锤打中了梅茨克，随后就把流星锤扔掉，而他艾伦，则把它捡了回来。

林肯通过反复调查，后来查明艾伦捡到的那把流星锤是另外一个人在外出时因嫌它太重而扔掉的。与此同时，林肯又叫人取来一本家庭历书，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原来在发生案件的那天晚上，即夜间11点钟左右，月亮根本看不见。根据这份历书，林肯推出艾伦说的是假话，艾伦当场无言以对，这样威廉就被宣判无罪释放了。

第八章 与道格拉斯辩论

早在1858年，林肯在来往的政治信件中就日益显示出了他对于处理人事的罕见才能，他曾说敌人的诡计是“企图在我们中间煽起各种猜疑和妒忌”；“我们的当务之急莫过于消除，相互之间不应有的猜疑”。

那时期，有许许多多的县代表大会都将林肯提名为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在给一位熟人的信中却说，各县代表大会宣布它们提名谁为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芝加哥论坛报》还是发表消息说，有95个县的共和党代表大会赞成林肯，另外有许多共和党人说：“我们不会提名道格拉斯，我们了解道格拉斯，我们同他斗了多年，现在我们打算在这次竞选中收拾他。”

1858年6月的一天晚上，林肯来到了州众议院大厅里，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他鞠躬回敬，并轻声说：“大会主席和各位先生，”然后开始读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稿：“如果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趋向，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有着公开宣布的目标

和充满信心的诺言政策以来，迄今已是第5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结束由于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动荡不安，可是在贯彻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动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据我的看法，不到危机临头和危机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停止的。‘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林肯的话是如此浅显易懂，即使是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清楚地理解他的意思。许多报纸全文刊登了林肯的演说，但全国最感兴趣的是演说的开头一段。演说以“裂开了的房子”而著称于世，远播四方。

这时林肯的竞争对手道格拉斯也不甘落后，四处演讲，对人们说：“林肯先生明目张胆地鼓吹一次地区之间的战争，一次北部反对南部、自由州反对蓄奴州的战争，这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它将无情地继续下去，直到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被征服，直到所有的州都成为自由州或蓄奴州为止。”

为了驳斥道格拉斯的观点，林肯写信向格拉斯挑战，要求辩论，道格拉斯接受了。他们两人准备在全州7个不同地区的城市的讲台上对垒，在各种问题上进行较量，对于他们的辩论全伊利诺斯州都在注视着，

全国也都在倾听。

1858年8月21日，在一个公共广场上，12万名听众头顶盛夏骄阳听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第1次演讲，那一天从芝加哥专门开来了一列火车，拖着17节满载听众的车厢。人们乘坐火车、船只、大车、马车或者干脆步行前来，他们挥舞旗帜，列队游行，簇拥着他们的英雄。

第二场辩论于8月27日地弗里波特举行，那一天，天下着小雨，但是仍有15万人兴致勃勃地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了3个小时。

9月15日，林肯和道格拉斯在琼斯博罗进行了第3次论辩，这个地方正好位于肯塔基和密苏里两个蓄奴州之间，大多数人对大辩论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芝加哥时报》写道：“对道格拉斯的热情是强烈的，人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他重新选入参议院，他在那里为他和他的州赢得了不朽的声名。”而对于林肯的演讲，另一家报纸《路易斯维尔报》则写道：“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了去读一读，林肯的话深刻辛辣、扣人心弦，这是些被有的人生动地称为好战类型的话。”

以后，林肯和道格拉斯又先后在查尔斯顿、盖尔斯堡、昆西和奥尔顿作了4次论辩。

他们两人演讲吸引了众多的人，其规模之大，情

绪之热烈，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关于他们的辩论，有的人赞同道格拉斯所讲的话：“让每一个州各管各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邻居！……如果我们都坚持这个原则，那么林肯先生就会发现我们的共和国可以分成自由州和蓄奴州两大部分永远存在下去……坚持这个伟大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像现在一样继续前进，使财富积累，人口增加，力量壮大，让一切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的东西都繁荣兴旺起来，直到全世界对我们都称羨不已，在我们面前战栗不安，直到我们把这整个大陆变成一个以海洋为界的共和国。”

而那些对奴隶制问题不希望保持沉默的人都懂得林肯在演讲中的质问：“你们的奴隶制是错误的，但你们又喋喋不休地争论说，这里不是反对它的合适的地方，你们说一定不能在自由州里反对，因为那里并不存在奴隶制；又一定不能在蓄奴州里反对，因为它就存在于那里；一定不能在政界反对，因为会引起争吵；又一定不能在布道坛上反对，因为它不是宗教问题。那么究竟在哪里可以反对它呢？难道就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反对它了。”

当时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说，不能用投票表决的方法禁止在新领地把奴隶当作财产。林肯针对这项判决，在演讲中说，“他（道格拉斯）同他合作的最高法院，已经背离了他的‘人民主权’论”。道格拉斯的论据

已经浅薄的像“用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煮的汤一样索然寡味”。

在与林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反复说自己并不是残忍的人：“人道主义要求你们，基督教命令你们把一切特权、豁免权和利益给予每一个劣等人和每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把这些权利赋予他们是符合社会安全利益的。”

林肯引用一份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例子，说明“人们千方百计地不断制造舆论，使黑人在这个联邦的各个州里成为人们的财产，而且除了是财产以外再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在整个辩论中，林肯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一次林肯向道格拉斯发问道：“联邦某一准州的人民，在州宪法产生之前，能否用任何合法的手段，不顾合众国任何一个公民的意愿，而把奴隶制从该地区排除出去呢。”道格拉斯的回答实际等于说“行”。这样，道格拉斯的话就与以前的观点产生了矛盾，这个问答让道格拉斯失去了许多支持他的朋友。

当道格拉斯把林肯的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歪曲成主张种族平等时，林肯回答说，这是文字游戏式的诡辩，林肯指着一个人说：“我说你今天在这里，你却用你昨天在那里来证明我说谎。我说你脱了帽子，你却把帽子重新戴上来证明我说谎。这就是道格拉斯论证的

全部力量。”

1858年10月底，林肯作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次演讲，那一天有1万多人蜂拥到州政府大厦广场上，林肯用宏亮的声音说：“我站在这里，被朋友们团团围住我深信，其中有些是政界朋友，但全都是私人朋友，在最后这一场演说中，是否允许我讲几句关于我自己的话呢？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我担任了一个吃力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林肯用同样的宏亮声音说：“人们一向说我有野心。上帝知道，我一开始就多么诚恳地祈祷，但愿野心之门不打开才好。我承认我对政治荣誉不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今天，如果由于必要，在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前提下，整个奴隶制问题在它存在的地方能够重新恢复到宽容的旧基础上来，那么，我考虑在原则上我会欣然同意道格拉斯法官将永不离任，我将永不就任。”这篇演讲是林肯就任总统之前的一个重要演讲，在当时它对美国南北方人民都有重大意义，它让美国人民对整个奴隶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11月2日，选举日到了，林肯比道格拉斯多得了4085张选票，但因选区划分不公正，道格拉斯反而在州议会里占有多数，道格拉斯以玩弄既破坏又

支持奴隶势力的狡黠手法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对此，林肯深表不满，他说：“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能使这一骗局……持久。”虽然落选了，但林肯还是很高兴参加了这次竞选，他说：“虽然我现在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且将被人遗忘，但是我相信，在我本人消失以后很久，我说过的一些话对于公民自由的事业将产生影响。”他还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孩子踢着脚趾一样，“因痛得太厉害而不能笑，可又因为自己已经长大而不能哭”。

第九章 “只有时势才能造就一个总统”

1858年11月，许多报纸都提名林肯做总统，在俄亥俄州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大家纷纷提名林肯为186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有一天，林肯的朋友费尔对他说，“林肯，我曾去过东部。……我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你。常常有人问我，‘你们那个州的林肯是谁？’……你知道，作为一个热诚的共和党人和你的朋友，我常常告诉他们，在伊利诺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巨人，而是有两个。道格拉斯是小巨人，他们全都知道他，但你这个大巨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演说的全文或一部分……在东部相当广泛地印行……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看法，如果你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深得人心的经历和努力能够充分地介绍给人民知道的话，那么，即使不一定胜利，你也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总统候选人。”

听完费尔的话，林肯谦虚地回答说：“哦，费尔，我们现在有像西华德、蔡斯等一些与共和党的原则紧密相联的人，为什么还要谈论我来做总统候选人呢？他们是尽人皆知的，而在伊利诺斯州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

费尔作了一番分析后说：“西华德和蔡斯他们功劳太多了，但是如果他们被提名的话，对他们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为了确保1860年的胜利，共和党需要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他被公认为有能力、愿献身于反对奴隶制扩展的事业，在历史上无懈可击，又没有锋芒毕露的激进思想……你出身寒微，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事实充分地让人民知道，光凭这些，你就有获胜机会。”

林肯听完了这些话，回答说，“费尔，我承认你的许多话很有道理，我也承认我是有当总统的抱负。对于你的赞许和你对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并非无动于衷。不过成为美国总统那样的好运决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此外，我早年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会使你或任何其他感兴趣的东西。”当时，在堪萨斯、布法罗、得梅因和匹兹堡各地都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林肯站出来讲话，一家共和党报纸的编辑温特沃思看到林肯渐露头角，便告诉林肯，“需要有人出来帮助他竞选”。林肯笑道：“只有时势才能造就一个总统。”

1859年，林肯50岁了，作为一个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名声已传播甚远。他的名字、他的作风和有关他的故事，在普通人和他们的孩子中间开始广泛流传。

虽然岁月流逝，可是他仍然相信“条件的改善是平等社会的正常情况”，他希望实行全社会的真正民主，他对民主有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任何与此不同的想法都不是民主。”生活的磨难，使他对各种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发表观点，他习惯少说多听。在他的眉宇间和气度上含有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和探险家们向未知的领域奋斗的那种高尚的冒险精神。

林肯喜欢树，不知为什么，他对树有一种亲切感。他最喜欢的是硬槭树。在他看来，松树、雪松、云杉和柏树都具有松树类的特性。他觉得树和人有相似之外，从外表看不出它们的性格，但是生活、风雨、雷电和各种事件考验出它们的纤维素质，哪一部分是成材的，哪一部分已经腐朽了。

1859年12月，俄亥俄州的共和党高级领导人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把1858年同道格拉斯的大辩论“编印成书”，林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1860年1月，《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作为竞选运动文件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斯普林菲尔德报》特别把此书刊登出来，把它称为“最缜密细致的、意味深长的赞辞……西北部共和党士军的领袖‘老阿伯’的名字已成为一个强

大力量的代名词”。其他报纸也同声附和，林肯亲笔写的第一本书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1860年初，林肯收到了很多邀请信，请他去作演讲，为了搞好这些演讲，林肯花费了大量精力作了充分准备。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讲中，林肯首先用肯塔基的乡音开场：“主席先生，”然后他开始慢慢述说。他说得浅显易懂，毫不精彩致使现场上的听众觉得十分乏味，但是当他的演讲逐渐深入主题时，情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听众感到他对当前的争端和人们之所以愤怒的原因剖析得深入浅出。他引用道格拉斯的话说：“当我们的先辈开始组织我们至今还在其治理下的政府时，他们对这个奴隶制问题的了解跟我们现在一样清楚，甚至比我们现在还清楚得多。”然后他继续说道，“在宪法里既找不到‘奴隶’也找不到‘奴隶制’这样的字眼，甚至找不到称奴隶为‘财产’的词。”林肯讲到这里，全场鸦雀无声，大家被林肯精彩而严密的论证深深吸引住了。林肯接着说到“他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全部争论的实质所在。既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完全承认奴隶制的要求，既然我们认定它是错误的，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投票赞成他们。”在演说的结尾，林肯提高声音呼吁：“让我们坚信正义就

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

林肯的话音一落，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喊叫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人们挥动手帕、帽子在空中飞舞。听众拥过来争着和林肯握手。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他们听到的最精彩的演讲。从此，林肯的名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美国的大小角落，让他当选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在1859年的整整一年中，林肯旅行了4000多英里，为共和党作了23次竞选演说，他在美国土地上留下的足迹超过了该党的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林肯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他当选上了美国总统候选人。

1860年11月6日，对美国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是美国总统进行大选的时刻。经过紧张而有序的投票，到晚上8点钟，结果终于公布出来了，林肯以1866452张票名列第一。而道格拉斯以1376957张得票名列第二，在17个自由州里，林肯获得了多数票。但是在南部的10个州里，他没有得到一张选民票，可以说林肯当选为总统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次。

第十章 宣誓就职

1961年3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一天，美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就要宣誓就职。那天早上，天气清新爽朗，可不久却变得阴冷起来，就像当时的美国一样，形势忽明忽暗。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早已将所有的旅馆和公寓住满，数以百计的来客只得睡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和大街的人行道上。不久，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期待着、谈论着新任总统。有人说林肯绝对当不了总统，在他就职之前会被谋杀掉。为确保安全和以防不测，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被布置在街道两旁。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两旁某些居高临下的大楼屋顶上、阳台上也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另一部分人则以国会大厦两侧的窗口警惕地监视着举行就职典礼的讲台，他们受命“一旦有人袭击总统乘坐的马车，立刻向他们开火”。

中午时分，即将谢任的布坎南总统在他下榻的旅馆接见了林肯。然后他们由警察开道，在政府要员的陪同下向白宫走去，后面跟着一队人群，簇拥着当选总统，一直把他送到露天讲台。立时，等候已久的上万名群众发出一阵掌声和稀稀落落的欢呼声。

林肯的好友贝克作了简短介绍之后就临到他宣誓就职了。据说当时林肯想找个地方放他那顶崭新的礼帽，这时斯迪文·道格拉斯上前接了过去。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讲稿，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于是从容不迫地开始宣读。

就职演说本身，作为新政党首届政府的一个正式文件，作为对政策和观点的阐述，以及林肯在一段时期沉默后的第一次发言，成为当时举国瞩目的中心。这篇文稿将在典礼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乃至更远的地方。因而林肯在准备这篇稿子时花费了一番心血。他过去的手稿从来没有一篇像这篇演说词那样写得如此慎重，可以说逐字逐句都是经过了认真的琢磨和推敲的，并且再三整理，反复修改，同时还借鉴了其他人的见解。如最后两句话，他的原稿是：“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以保卫它的立场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一严肃问题要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回答。”后来他采取了西华德的建议将之删去，然后进行了更换。因为原文火药味过浓，让人不好接受。总之这篇演说是理智和感情的结晶，它既表达了希望，也道出了忧虑，更表示了坚定的决心。文中表明，如果林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且理由正当，他将准备开战。下面摘取的是演说的一部分：

……南部诸州人民当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

以为共和党政府将危及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人身安全。这种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在此，我再次说明：“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我认为我没有干涉的权利，也没有干涉的意图。……”

在此之前，分裂联邦还只是一种威胁，而目前已采取了企图分裂联邦的可怕行动……

联邦的存在比宪法要早。事实上，它是根据1774年的《联合条例》组成的。1776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延续下来。1778年的《联邦条例》则使之更加完备。当时的13个州全部信誓旦旦地保证联邦应该永世长存……

从这些观点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思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而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因此，我认为，从宪法和法律上看来，联邦是不容分裂的；按照宪法本身明确赋予我的职责，我将竭尽全力确保联邦法律在各州都得以执行。……我深信这将被视为一种恐吓，而只会被看成是要实现联邦的公开宣布的目标：联邦将依据宪法捍卫和维护它自己。

实现这一目标无须流血或使用暴力，除非有人把它强加于联邦政权，否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和流血……

我国有一部分人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当扩展；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错误的，不应扩展。这是唯一实质性的争论……

内战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是掌握在你们我的愤愤不满的同胞手里，而不是我手里。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冲突必可避免。你们没有向上帝发过摧毁政府的誓言，而我则将有“保持、维护和捍卫”政府的最庄重的誓言要履行……

后来，《纽约论坛报》评论这篇演说时说：“对美国人民来说，它带来的是喜还是忧，将视各人的立场而异。它告诉人们，美国的联邦政府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一个‘伟人’在当它的首脑。”《波士顿实录》说，在通篇演说中，找不到一句“哗众取宠的言辞”。“所用的语言是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一致的……”

相反，《巴尔的摩太阳报》则从就职演说中觉察出“它独揽了暴君的权力，并露骨地表示，不管战争和流血达到什么程度，它都打算行使这一权力。如果说演说中的话真的算数，那么它就是联邦的丧钟和挽歌，是希望的破灭”。

《里士满消息报》从中看到的是“狂人的冷酷无情、精心炮制的语言……分裂战争只等一声信号枪响了……对于‘弗吉尼亚州往何处去’的问题，林肯先生已作出了回答：它必须走向战争”。

不管报界对就职演说词如何评论，林肯作为第十

六任总统已走马上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了。总统上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内阁。林肯要求组成一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执政的混合内阁。对此，许多人表示异议。其中西华德极力反对，尤其反对老牌民主党人蔡斯入阁，并为此向总统提出一份言辞犀利的辞呈。林肯最终回绝了他。之后西华德带着一封很客气的回信回到了内阁。从此以西华德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蔡斯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便揭开序幕。

3月5日中午，参议院接受并通过了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国务卿威廉·亨·西华德，财政部长萨蒙·波·蔡斯，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新内阁有4个老牌民主党人(蔡斯，凯麦隆，韦尔斯，布莱尔)和3个老牌辉格党人(西华德，贝茨，史密斯)。林肯多次听人说，这在平衡上有问题，但他回答说：“我自己可算得是一个老牌辉格党人，有我在两党就势均力敌了。”

直到林肯被提名和当选以前，西华德一直是共和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同全国金融商业的财团关系密切的纽约人，他赞成保护关税、轮船补贴和一项修建通往太平洋海岸铁路的法案。他分析研究过运河、铁路、贸易差额、关税、商业中的新因素以及从欧洲源源不断涌来的剩余资本和劳工等问题，因而他能够比林肯

更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些问题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萨蒙·波特兰·蔡斯在芝加哥选举总统候选人时得到49票。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想当总统，也具有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早年在辛辛那提时，他曾免费为许多被控告为逃亡奴隶的黑人担任辩护律师，以致肯塔基人称他为“逃亡黑人的总检察长”。蔡斯退出民主党后，先领导组织自由党，后又组织自由土地党，最后成为共和党人。有一次他在讲坛上遭到臭鸡蛋的袭击，被废奴主义者视为最好的证明。商业股份公司的法律业务向他敞开大门，大量的财源向他招手，但他却宁愿去与黑人共命运。

新任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年已62岁。20年来他一直是宾夕法尼亚州政界的主要人物。早些年里他做过编辑，经营银行，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发了一大笔财。由于他享有美国政治上最有手腕的幕后操纵人的名声，因而得到“宾州沙皇”的外号。他的决策曾使布坎南两度进入国会参议院，后来他忽然看到布坎南权力日盛，危及他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地位，于是便组织了人民党，并在1856年使自己被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又组织联邦党。由于国家目前面临的紧急状况，林肯需要这个拥有钢铁和铁路控制权的大州，而凯麦隆正是该州工商界和政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所以林肯委任凯麦隆为陆军部长。

吉迪恩·韦尔斯和凯麦隆一样是个老牌民主党人。早年他办的《哈特福德时报》是最早为杰克逊竞选总统摇旗呐喊的报纸之一。林肯认为韦尔斯是一个相当正派的民主党人，他曾因奴隶制扩展问题而退出了自己的党。1855年他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州长失败。

其余阁员的情况恕不赘述。除此之外，副总统是汉尼巴尔·哈姆林。哈姆林作为民主党人曾两次被选为国会众议员，任过一届国会参议员，后因奴隶制扩展的争论而辞去参议员职务，参加在缅因州筹建共和党的组织工作。他曾被选为缅因州州长，接着辞去州长职务，成为首批进入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之一，后又辞去参议员职务，由共和党提名竞选副总统。

新总统上任之后，每天不得不在任命联邦官员和对付申请职位的人上面花费大量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比处理当天工作日程表上其他全部事情所花的时间还多。按照惯例，新上台的执政党将清除所有的旧人员，代之以本党的人员任邮政局长、港口税务官、警官、督察员、主计官以及他们的副职、助理和下手。成千上万的钻营者都曾为共和党的胜利卖过力气，掏过腰包，并且几乎都得到过封官许诺。

在威拉德旅馆正厅的走廊上，谋求官职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来，人流沿着楼梯一直拥挤到大厅、阅览

室、理发室、以至外面的门廊和台阶上。从整个北部地区，“得胜的共和党人像老鹰扑食般的飞来了”。有人竟然半边脸涂着肥皂，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就从旅馆的理发室冲上来追上一位参议员，问他答应过的官职有没有下落。有一次林肯坐着一辆出租马车经过街上时，竟有人在街口截住他，硬要将一份推荐书塞给他。林肯不禁皱着眉头，大声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到大街上来开店铺。”说完乘车扬长而去。林肯曾无限感慨地说过：“如果我们的美国社会和联邦政府有一天完全腐败并彻底垮台，主要应归咎于这种贪得无厌的官欲，这种四处钻营以求过好逸恶劳寄生生活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使我也沾染上一些。”

第十一章 拉开内战序幕

就在林肯宣誓就职的第二天早晨，一份由萨姆特堡垒司令罗伯特·安德森少校送来的紧急报告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报告说他们的食物储备仅够维持4个星期，怎么节省也只能维持40天。南部同盟分子则已准备就绪，只等他们设在蒙哥马利的政府一声令下，就要炮轰萨姆特堡。

萨姆特堡位于南卡来罗州查尔斯顿港外约3英里的地方，是目前北方位于南方境内的最后一个据点。岛上由安德森少校率领不到100人驻守。南军视该岛为其第一进攻目标，所以堡垒四周早已被皮·古·陶·博雷加德将军手下的5000名士兵和层层枪炮围得水泄不通。前来访问萨姆特堡的人都要经南部同盟军哨兵的盘查，必须出示皮肯斯州长签发的通行证方可进去。

一开始，林肯政府就面临这个难题。作为政府首脑，他不得不对这一关系整个大陆和平的问题做出决定。在就职演说中，他曾许诺“维持、占领和拥有”所有隶属联邦的领土。然而，假若他给萨姆特堡提供给养，势必引起南部同盟的武装抗拒。如果他拒绝支

援萨姆特堡，说明他没勇气实施自己的诺言。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萨姆特堡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对于北方而言，保住萨姆特堡就意味着维护了联邦权威；而对南方来说，在已经脱离了联邦的一个州的地盘上还飘扬着联邦的旗帜是一种故意损害南方尊严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南方的挑战。

对于这样一件棘手的问题，林肯冥思苦想，“彻夜难眠”，而始终不得其解。他决定征求内阁其他成员的意见。结果7个人中有5个反对给安德森运送粮食，1个赞成，还有1个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接着林肯召见了受命前去萨姆特堡送信和进行观察的海军部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瓦萨·福克斯。福克斯向林肯报告说，萨姆特堡情况危急，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否则，驻堡官兵就要挨饿。于是第二天中午林肯召集内阁讨论准备作战问题。这次，3人赞成，3个反对。会后，总统授命陆军部长：“先生，请准备好一支由海路出发的远征队，4月6日前务必作好出航准备……”

南部同盟本以为林肯政府会放弃萨姆特堡。几天过去，情况却没有改变。南卡来罗纳州州长电询在华盛顿的同盟专使，为什么萨姆特堡还飘扬着星条旗。陆军部一个秘书从华盛顿来到查尔斯顿向皮肯斯州长宣读了一份通知书：

“我奉合众国总统之命通知你，我们将准备给萨

姆特堡运送食物；若能应允不对该堡垒进行攻击，我方均不设法运送人员、武器或弹药。”

疑团终于解开了。林肯提出了一个供全国和全世界观察和思考的问题。杰弗逊·戴维斯在蒙哥马利召集他的助手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对萨姆特堡开火，就会揭开内战的序幕，而且这将是一场在规模上史无前例的战争。不管怎么说，戴维斯总统还是决定进攻萨姆特堡。时间由博雷德加去选择。

4月1日凌晨，博雷德加向萨姆特堡下了最后通牒，限令北军立即无条件从该堡垒撤出。安德森作出答复，答应于15日正午撤离。可刚过不久，包围萨姆特堡的大炮便一齐向它开火，迫击炮和榴弹炮怒吼着。12日整个白天，加上13日整个漆黑的雨夜，同盟军对萨姆特堡接连不断地打了3000多发炮弹。岛上的官兵忍受着尘雾、热浪和硝烟，躲避对方的炮火。在经受了30多个小时的炮击之后，安德森终于放弃了堡垒。

萨姆特堡的炮声一下将北方人从幻梦中惊醒。一场似乎离他们很遥远的战争，突然变成了现实。4月14日这天，白宫内外人员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到白宫声明，他们的人民将做政府和总统的坚强后盾。内阁召开会议声讨南方的罪行。林肯号召“全体忠诚的公民”来保卫全国的联邦和人民

政府，“消除那些早已令人忍无可忍的罪行”。应当征集志愿兵，招募军队，夺回“从联邦夺走的”堡垒和财产。舌战已经结束，预言中的真枪实弹的较量终于开始了。

1861年4月15日，以后多年被称为“林肯首次招募军队日”来到了，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被视为“人民起义”。人们涌向街头，涌向公共广场，涌进会议厅和教堂。萨姆特堡的星条旗被击落，加上林肯的宣言，成为一块吸引全国群众的巨大的磁石。数以千计的城镇和村庄里，人们群情激昂，怒火中烧，演讲和行动都表达了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各界为招募和装备军队进行募捐，通过决议，并指定专门委员去筹集资金，照顾军属，教育或惩戒不爱国的人。在大城市里外国移民也组成了部队，等待联邦政府和总统的召唤。

但与此同时，战争的爆发在政府和军队内部也造成了分化。有些来自南方的人员辞去在联邦的任职纷纷回去保卫家乡。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罗伯特·爱·李了。4月17日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开始与北方对抗，作为弗吉尼亚人，他辞掉了合众国军队的职务，放弃了他俯视华盛顿的堂皇私邸，去指挥弗吉尼亚的军队。虽然北方一再挽留他，他还是去了里士满。他回答说：“除了保卫我的故乡弗吉尼亚外，我绝不想

再拔剑。”

美国内战，或称南北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与往日的一切战争一样，总是伴随着飘扬的旌旗、激昂的群众和高亢的战歌。参战的任何一方都深信自己必胜，并且毫不怀疑自己站在正义和公理的一边。

南方和北方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在合众国一侧，也就是北方，有22个州；而在同盟一方，即南方，有11个脱离州。其中，在林肯宣誓就职时，只有7个州已宣布脱离。到林肯发布招募军队保卫联邦时，另外有4个州宣布脱离。北方22个州共有人口2000万，而南方11个州，包括黑人奴隶在内，才600万人。

在工业、资源和人力上，北方与南方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但其士气和将领却不如南方。南方是造就军人的地方。他们会打枪，会骑马。他们来自乡村，大都是猎手和农场主，而不像北方人那样多数是居住在城镇的技师或工人。在士气方面，南方也高昂得多。对他们来讲，打仗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认为，每个州都有脱离联邦的自由，联邦政府无权加以干涉。南方认为北方是侵略者，他们不过是拿起武器摆脱北方的统治，捍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与其相对，北方打仗的目的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也难以说明白。观点和理想总不如感觉和感情那样显而易见。北方加入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废除农奴制，不如说是为了阻止自由政府内一部分人随意脱离领导。

自从萨姆特堡的枪声响过之后，部队就开始往华盛顿调集。同盟方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驻有 1 5 0 0 人的部队，距华盛顿仅有几英里之遥。这使得华盛顿的人感到非常不安。在马里兰州，脱离分子破坏铁路、切断通信线路，把首都与外界隔绝起来。按道理讲，马萨诸塞州、罗德爱兰州和纽约的部队应该到华盛顿了，但是，一天天过去了，却不见踪影。林肯绝望地叫起来：“怎么搞的，他们还没来？干吗还不来？”

在距华盛顿不到 4 0 英里，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脱离分子袭击开往华盛顿的部队。他们拒绝联邦部队从他们的城市经过。对此，林肯大为恼火，他愤怒地说：“先生们，你们百般来向我要和平，却丝毫不去指责向我们发动战争的人。你们惧怕流血，却对在弗吉尼亚和其它地方筹划占领这座城市的人袖手不管。叛军攻打萨姆特堡，你们却袭击前来保卫政府、保卫首都人身和财产的部队，竟然想要我毁掉诺言把政府拱手交给对方。这丝毫看不出任何华盛顿精神、杰克逊精神，也谈不上半点勇气和荣誉感。我无意去侵略南方，但必须有部队来保卫华盛顿的安全。我们的军人不是

小鸟，他们没有翅膀，不能从天上飞，除了从陆地上过去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非得过去不可。”

7月4日国会开会。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概述了萨姆特堡垒事件的前后经过，从堡垒怎样受到炮击讲到它“甚至没等给养送到”就陷落了。咨文有力地强调了这些问题：“在一切共和国中，难道会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吗？……难道一个政府要么必须强大到限制自己人民的权利，要么就弱小到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吗？”除了使“政府全力作战”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林肯的咨文建议“为了使这场战争速战速决，你们应提供法律手段，至少应批准招募40万人和拨款4亿美元”。这时，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国会大厅。

总统接着又问，南部的行为究竟应当称为“脱离”，还是应当称为“叛乱”？他说，这一行为的煽动者们是懂得这二者的区别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直接对抗人民强烈而高尚的感情，便寸步难行。因此，他们一开始就阴险地蛊惑公众的心灵。他们杜撰了一种巧妙的诡辩……声称联邦的任何州都可以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合法地并和平地退出联邦，不需要联邦和其他任何州的同意。他们还说，这种脱离的权利是为正义的事业才行使的，而这种事业是正否义，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判定，这种脆弱的遁词未免太不高明了，简直不值一驳。30多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把叛乱

裹上糖衣，拿来毒害他们那一地区公众的心灵；结果在他们有一天纠集了一群人上演了一场使本州脱离联邦的荒诞无稽的闹剧之后，才使得许多善良的人也情愿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而在这一天前，这些善良的人本来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一旦他们看出这样做是勾销债务或达到其他自私或非正义的目的的最简易的办法，那么按照他们的一贯做法，他们也一定会闹分裂的”。

这篇咨文是一篇为当事人所作的辩护词，是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北部报刊对它比林肯的其他任何言论表示了更大的赞赏。

1861年7月6日，陆军部长凯麦隆向林肯报告，志愿兵已有64个团，每团900人，加上正规军1200人，正在华盛顿周围集结待命，北部各地招募的兵员总计已达225000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林肯就是这支军队的统帅。他在致国会咨文中为这些志愿兵感到无比自豪，并要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政府手里已经有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支军队中没有一个是士兵不是自愿地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来的。”

庞大的军队建立起来了，人民要求对敌开战的呼声也更加高涨。虽然这支数目可观的军队是仓促之间聚集起来的，需要一段时间训练才能具有战斗力，但是

大家不管这些，他们早已急不可耐地要惩治叛乱分子和侵略者。林肯及其内阁成员作为政治领导人，顺应了全国求战的呼声，并考虑到第一批役期3个月的志愿兵即将服役期满，便决定对敌开战。从此，战争的风云便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

1861年7月21日，麦克递尔率领3万联邦军队，冒着夏日的酷热跨过布尔河，对距华盛顿15英里的同盟部队发起了攻击。人们指望在北方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能一举获胜。

这支部署在弗吉尼亚马纳萨斯的南军，由博雷加德将军指挥，部队营地就在布尔河畔。另外还有一支南军驻扎在谢南多亚河谷那边，指挥官是约翰斯顿将军。两军相距不远，彼此呼应，可相互支援。结果，在北方部队发动攻击前，约翰斯顿的部队主力已成功的与博雷德加部队会合。

这次交战两方都是缺乏训练的部队。当北军惊奇地发现对方人数比自己多时，立刻丢盔弃甲，望风而逃。

当夜，总统坐在白宫听那些前往观战的人回来谈论战况。这些人本想看到北方部队大获全胜，于是纷纷乘着马车亲临战场观战。结果看到的却是联邦部队大败而回。

第二天，各种报告显示，战败的后果不像人们一

开始认为的那样糟糕。华盛顿处在波托马克河的北岸，对岸是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一侧岸边，北方曾构筑堡垒以保护华盛顿。如今这些堡垒仍在北方手中。

显然，南方也无力在布尔河战斗后乘胜追击。在意外地获胜之后，约翰斯顿坦白承认，北方部队由于战败而瘫痪散乱，而同盟军虽然战胜了，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对于北方来说，布尔河之败也是件好事。愚蠢的争辩和抱怨少了，人们对战争的态度更加一致了。在南方，布尔河一役的胜利使人们兴高采烈，滋长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士兵以为仗打赢了，开始打道回府。同样，政客们相信，这次胜利会使同盟一方赢得欧洲的支援。

林肯发现，需要换掉麦克递尔，代之以高明一些的将领来指挥部队，所以，布尔河会战的第二天，他就请进乔治·布林顿·麦克累伦。

这位新指挥官35岁，年富力强充满自信且精力过人。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在克莱米战争中做过军事观察员，素以带兵有方而为人称道。但他的能力、所受的训练以及经验，都弥补不了他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过于谨慎。除非他认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否则就不愿投入战斗。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一旦我觉得部队训练好了，兵强马壮了，我就前进。”还有“我确信明天”，他总是希望“明天”。

不管麦克累伦有多大的缺点，他在把军队组织成一支有力的战斗队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新兵都要经受严格的训练，为进攻作各种各样的准备。截至年底，北方拥有了一支配备良好，人数达17万的部队，随时听候指挥。

在北方，人们对一支新的部队需要训练这一点是理解的。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然而，秋天到了，“沿波托马克河一带没有丝毫动静”。大家开始不满，并向总统施加压力，命令麦克累伦投入战斗。总统敦促这位将军在冬天到来不能打仗之前发动进攻。可是，麦克累伦并不着急。兴许，他一开始本就准备等到来年春天。就这样，1861年已近尾声。

第十二章 《解放宣言》

随着战争的延续，奴隶问题越来越突出。成千上万的黑人逃往北方军营，该怎样对待他们？作为劳工让他们修筑堡垒吗？能否让他们在后方进行军事服务？能不能让他们参军？

早在1862年，总统的一个好朋友戴维·亨特少将是总部设在南卡来罗纳州罗耶尔港的南方军区司令，他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解放属南方军区管辖范围内的3个蓄奴州的奴隶，而且武装黑人，建立第一个黑人团。林肯阻止了这一行为：“任何指挥官不应该不同我商量就干出这种纯属我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来。”他竭力主张联邦政府应当与任何一个赞成逐步有偿解放奴隶的蓄奴州合作。最初，林肯对解放奴隶的态度是犹豫的。他不愿把奴隶制问题作为战争的目的。战争的目的是捍卫联邦，而不是解放奴隶。所以当萨姆纳问林肯：“你打算向奴隶制发起进攻吗？”回答是：“不，不是。”林肯则告诉萨姆纳关于把解放了的黑人奴隶移置到热带国家去的计划。总统希望解放黑人，但应采取“说服”而不是“威胁”的办法。为此，林肯受到不少人的攻击和指责。1862年8

月22日，他发表一份公开信，信中用简明的语言、精巧的措词告诉全国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信中说：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本着宪法，通过最短的途径去拯救它。国家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本来的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拯救奴隶制，否则他们便不愿去拯救联邦，那我是不赞同他的。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便不愿去拯救联邦。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去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而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我之所以克制不去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

在这里，我只根据我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解来陈述我的意图，对于我经常讲到的所有的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获得自由这个个人愿望，我是决不改变的。与此相照应，林肯在后来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鉴于好些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对奴隶制采取宽容态度，最近，甚至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企图妄想建立一个以维护、扩大并永久保存人类奴隶制为立国基础和首要目标的新国家。

特此决定：绝不能允许这种在萌芽中的国家，也绝不能允许接纳这样的国家加入文明国家的大家庭；无论在哪里，所有基督教徒和文明人都应当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全力以赴地反对这类承认和接纳行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加之废奴主义者的促进，解放奴隶势在必行，林肯的态度也日渐坚决。1862年9月22日早晨，《最初解放宣言》发表了。宣言的开头部分说，为了联邦要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要继续购买和解放边界州的奴隶，并将他们移置到国外，反叛合众国的州或地区内所有的奴隶“应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

解放黑人奴隶要经过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政治武器，风险很大。它会导致8个拥有奴隶而又留在联邦的边界州脱离联邦，可能使有些支持为维护联邦而战的在战争的目标变成废除奴隶制时就不再支持联邦政府了。所以《解放宣言》不可能一下子就颁布。《最初解放宣言》公布以后几个星期，总统在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这样写道：

“同胞们，我们无法逃避历史。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这些本届国会和政府的成员都将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是我们每个人，不管其个人的地位高低，都躲不掉的。我们所受到的这一考验，不管会给我们带来荣誉还是耻辱，都将使我们的名字载入史册。我们拥护合众

国。世人不会忘记我们这样说过,也知道我们确实明白如何去拯救它。我们,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拥有权力,肩负责任。在给奴隶以自由的时候,我们也维护了自由人的自由这种给予和维护都是正直的……通过其它途径也许会成功,但这样做是不会失败的。这条路简明、平和、宽大、公正,只要沿着它走,世界将永远赞美它,上帝将永远为它祝福。”

宣言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自由州自然拥护新的解放政策,但北部蓄奴州像肯塔基、密苏里、马里兰和特拉华等州,则对此表示异议。虽然它们表示忠于联邦和支持总统,却不赞成《解放宣言》。民主党指责说,一场为联邦而进行的战争变成一场废奴战争了,“废奴主义者已迫使总统为他们效劳”。除了报纸和政客外,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因此,林肯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想什么?在许多地区,人民评论《解放宣言》是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它的作者将流芳百世。但与赞扬相比,林肯更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在各个方面支持他。

总统的行动就像一个化学师将一撮强催化剂加进一口正在沸腾的大锅里。人们的观点在改变,进而深化。动荡和混乱变得任何人都难以辨认。但是,在这种新的混乱中,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无可挽回的变化。

《解放宣言》触动了北美和南美,同时也触动了欧洲。广大的群众赞成北部,反对南部,旗帜鲜明地支持

林肯,统治阶级想改变他们观点也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狂怒的浪潮席卷南部,政客、演说家和报纸都大骂林肯破坏了战争文明,侵犯了私人财产,鼓动黑人烧杀奸淫。他们称林肯“懦夫”、“凶手”、“野兽”、“刽子手”,或干脆叫他“魔鬼林肯”。

林肯在一年前就曾警告说,这场冲突有可能发展成“无情的革命”。现在摆在面前的重大任务是把这场征服敌人的战争打到底。

以解放所有在脱离州的奴隶为主旨的最后的《解放宣言》,是在1863年1月1日正式公布实施的。在此之前,许多人都怀疑总统是否会发表这个文告。华盛顿传说纷纭,说林肯在1月1日只会撤销而不会发布这个宣言。人们的街谈巷议和连篇累牍的文章都说要对林肯的勇气加以支持和鼓励。关于是否要发表宣言的问题,林肯的回答是:“这件事我已酝酿成熟。我决心已定……非做不可。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我的职责是明确的,但在某些方面却很伤脑筋。我深信人民会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期望获得更大的利益。”

事实上,林肯发现,人们并没有透彻领会《解放宣言》,因而出现对政府的不满增加了,一些秘密组织建立了。有些设法征兵的官员遭到谋杀,还有另外一些忠

心耿耿支持政府的人受到恐吓等。不管怎样,《解放宣言》还是按预定计划发表了。与《最初的解放宣言》相比,有所不同。林肯接纳了他人的建议并通过内阁讨论,又重新写了宣言的全文。他写得从容不迫,字迹清晰无误,像经典似的庄严。全文朴实无华,严谨而整洁。这篇宣言一经发表,立即作为最激动人心的新闻,在当天和当月通过电报、书信和各种出版物等种种途径迅速传遍全世界。宣言部分如下: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从1863年1月1日起,凡当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这些人的自由。当这些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可能为自己的实际自由而作任何努力时,不采取任何对他们压制的行动。

行政首脑将于上述1月1日,以公告指明哪些州或哪些地区的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国(如果有的话),在那一天任何一州或该州居民在合众国国会中有大多数合法选民参加的选举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忠实地代表他们,这种事实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则将被视为该州及其人民没有反叛合众国的确实证据。

……反叛合众国者有下列诸州及地区:

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除圣伯纳

德、普莱克明斯、杰弗逊、圣约翰斯、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河森普欣、特尔波恩、拉伐什、圣玛丽、圣马丁与奥尔良等都教区及新奥尔良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米纳州和弗吉尼亚除西弗吉尼亚的48个县与柏克利、阿康玛克、诺桑普敦、伊丽莎白城、约克、安公主、诺福克等县及诺福克和朴茨茅斯两市以外的其他地区。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仍严格维持本宣言颁布之前的状况。

为上述目的,我依据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述诸州及地区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他们的自由。

我特此责成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非出于必要的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我劝告他们,在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

我进一步宣布和声明:条件合适者将允许参加合众国武装部队,守卫堡垒、阵地、兵站和其他地方,以及各种舰只上服役。

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措施是正义的措施,它合乎宪法的规定,出于军事需要。我祈求人类对此作出慎重判断和全能的上帝赐予恩典。

阿伯拉罕·林肯

评论家们对这个宣言的看法和他们对去年9月的初步宣言的看法大致相同,引用《纽约先驱报》的话:
“在他的法令所能实施的地方,宣言对奴隶制度一点儿也没有触动;而在他的法令所不能实施的地方,他却宣布解放奴隶。”《里士满观察家报》则代表了大部分南方人的声音,它声称宣言是“在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和最愚蠢的政治错误”,其目的在于激起“奴隶暴动”,使“南部人民现在只能在胜利与死亡之间作出抉择”。

对于世人的不满和不理解,林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些人对我不满。对他们我要说:你们渴望和平,又因得不到而指责我。到底怎样才能求得和平呢?道路有三条:第一条路是用武力镇压反叛。我正尝试这样去做,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是一致的。如果不赞成,第二条路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呢?如果你赞成,就应该说清楚。如果你们不赞成用武力,又不愿联邦解体,只有妥协。我不相信妥协,包括保存联邦这样的妥协能够实现。我所知道的一切均使我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想法。

“你们不喜欢《解放宣言》,也许想将之取消掉。你们说它不合宪法,而我的看法却不同。我认为宪法赋

予了总司令战时的战争法则。至多也只能这样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奴隶是财产,按照军事法则,敌人和朋友的财产在必要时都可以取而用之,难道对此还有或有过任何疑问吗?难道现在不是必要的时候吗?取之即可有助于我们,或对敌人造成损害……

“……截止到《解放宣言》颁布,平叛战争已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其中过去的100天时间是在已经通知宣言就要发出的情况下度过的……”

总统最后写道:“和平,我希望它早日到来并持续下去,我还希望未来的和平值得我们永远保持下去。”许多人由于受林肯的影响而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第十三章 盖底斯堡演说

北方军队由于麦克累伦用兵上谨小慎微、动作迟缓,在与南方军队的交锋中损失惨重。南方新近更换了司令官,由罗伯特·爱德华·李接替约翰斯顿。此人对麦克累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他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于是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大败联邦部队。麦克累伦气急败坏,将战场上的失败归咎于林肯的干预,指责华盛顿毁了这支军队。

鉴于北方人员损失较重,急需兵源进行补充,林肯再次向各州发出征兵指示,并保证北方若不胜利就决不罢战。战争伊始,林肯的军事知识极其有限,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他在指导军事行动方面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了。他越来越发现麦克累伦这种人无法领导北方打胜仗。每次本可以抓住时机打垮李的部队取得胜利时,他总是一再退却,在那里等待增加兵力和战马,等待调集更多的军用物资。他一直要求:多些,多些,再多些。最后,林肯终于没有了耐心,将他调离了指挥岗位。

新上任的指挥官是波恩赛德。此人英俊勇猛,上任后很快就拿出一份作战计划,建议先打弗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后打里士满。结果以伤亡1.2万名士

兵而告终。他于1863年初引退,进而被约瑟夫·胡克取代。胡克首战失败后,转而步麦克累伦的后尘,又被乔治·米德接替了指挥权。老米德,不苟言笑,且易发脾气,对人极其严厉,但他有带兵才能。

7月的头3天,米德指挥了一场当时最大的战役。战斗在宾夕法尼亚的小镇盖底斯堡打响。对方是罗伯特·李领导的部队。经过3天3夜的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据统计,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同盟军28万人。对南方来说是一次惨败,而对北方则成为战争的转折点。

7月4日,盖底斯堡之战的第二天,传来格兰特将军打下维克斯堡的消息。该堡垒对同盟一方非常重要,因为它控制整个密西西比河以及其航运。维克斯堡大捷后,密西西比河就畅通无阻了。林肯希望,米德将军若彻底摧毁李的部队,战争也就不用打了。

然而,当林肯读到米德将军致波托马克军团全军将士的祝贺令后,不禁失望起来。贺令说:“把入侵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把入侵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他痛苦地叫道,“我的上帝,难道就到此为止吗?我们的将军们就一直没想过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土地吗?”

米德将军同其他人一样抱着这样一个观点:北方不是要占领南方,而是要保卫自己。林肯则希望米德能乘

胜追击，摧毁李的部队，而且尽可能在对方渡过波托马克河之前这样做。可是米德却按兵不动。林肯认为米德等到作好大战的准备时，已经没有敌人可打了，结果不出所料，李逃掉了。“他们就在我手边，只需举手之劳便可抓住”。事实上却给他白白的逃掉了。与此同时，格兰特将军正攻打维克斯堡。林肯给一位官员说，如果格兰特能拿下城池，他“就是我要找的人，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1863年11月19日，盖底斯堡小镇再一次热闹起来。同年7月，北方部队曾在这儿浴血奋战，死伤2万多人。为纪念他们，这里建成了一座国家公墓，供死去的将士安息。今天就要举行盖底斯堡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开始，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并未打算请总统前来致词。他们拿不准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庄严的场合，他是不是发表演说的适当人选。但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邀请总统讲几句与这种场合相应的话，把这片场地划为圣地，总统就答应了。

在准备演说词时，他非常认真。有人传说他是在去盖底斯堡的火车上写成的，这不合事实。实际他是在华盛顿写成并经过一再修改。即使到达盖底斯堡后，他仍在下功夫准备，直到深夜。

第二天，15万多人前来参加典礼，倾听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埃弗雷特发表主旨演说。他讲了两个多

小时,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这篇演说是一生中的精心杰作。高超的演讲技巧,他的沉着自信,特别是他发自内心的善良愿望,使大多数听众都为之神往。

埃弗雷特演讲之后,就临到总统讲话了。在此之前,他还在一直在看他的演说词。这时,只见他站起身,手里紧攥着那两页纸,以高亢的声调开始演说,只偶尔向稿子瞟上一眼。

87年,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自由之中,奉行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这场战争是一次的巨大的考验,考验我们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孕育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地存在下去。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聚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能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的安息之所。

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我们不能够圣化它,也不能神化它。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不管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已经把这块土地神化了。因而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

全世界将几乎注意不到,也不会长久地记起我们今

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世人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

勿宁说,倒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的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以便使国家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的演讲结束了,总共还不到3分钟,连站在他前面的摄影师都没来得及拍照。似乎演讲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在演讲台上就坐的埃弗雷特,尽管第二天曾写信赞扬林肯的演讲言简意赅,但在当场却悄悄对西华德说:“我本以为他会讲得很精彩,结果令人失望。”后来他还向总统索要亲手抄写的稿子,总统满足了他。

林肯本人对自己的演讲感觉很糟糕。他觉得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甚至是一次失败。过后他说:“我再准备充分一些就好了。”

新闻界对总统的演讲也评价不高。附近的《哈里斯堡爱国者和联邦报》认为他的演讲是“不理智和无节制的乱讲”,是“蠢话”。伦敦《泰晤士报》则说它

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

第一张称赞总统演讲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说“林肯总统的献词将永垂青史”。《辛辛那提新闻报》记者在演说词全文后面加上评论说：“这是在合适的地点说了恰到好处的话，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是完美无疵，它是一篇誉满全球的演说词。”《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称赞说“总统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无价之宝，感情深厚，思想集中，措词精练，字字句句都朴实优雅，行文完美无缺，完全出人意料。……反复阅读这篇文章吧，因为它是一篇可以作为典范的演说”。

从盖底斯堡返回途中，林肯开始身体有些不舒服。到达首都后，所有的会见都搁置在一边，那些前来求职要官的人都被拒之门外。在他卧床期间得到消息说，格兰特将军在乔治亚州大败同盟军。

乌利斯·辛普森·格兰特，出身于伊利诺州一个皮匠世家，素爱饮酒，英勇果断。他相貌平平，身材矮小，长着一张粗糙的脸和一双锐利的眼睛。由于他被公认为当时的英雄，要求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总统也乐意这样做了。

1864年3月，这位新的司令官来到华盛顿接受任命，总统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真实模样。林肯告诉格兰特，他有权制定作战计划，不必顾虑他人插手。

总统说他所要的只是一位担负职责、采取行动的人，只在需要援助的时候才来找他，而且一旦需要援助，他会随时进行支援。

总统对这位新将官很信任。格兰特决心加速战争进程，尽快结束战斗并获得胜利。他决定以目前手下所拥有的兵去克敌致胜。他建议兵分3路，同时对敌采取行动：由米德将军率领波托马克军团对李的部队发动正面攻击；巴特勒将军率詹姆斯河军团从海路出发，沿詹姆斯河逆流而上，在里士满以南登陆，占领位于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此地距南方首都里士满只有20英里；薛尔曼将军率田纳西军团迎战约翰斯顿，向着加工工业中心亚特兰大出击。

5月4日午夜，格兰特率领12万大军渡过拉皮丹河，开进弗吉尼亚北部的荒野和丛林地带，准备在此以两倍于对方的兵力迎击罗伯特·李。格兰特步步进逼，决定要在此与李军决一死战。尽管北方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南方却占有地利之便，因为在浓密的丛林地带，北方的重型枪炮无法发挥威力。经过48小时的鏖战，格兰特的部队包括伤亡和失踪已损失14万人。救护车川流不息地向北驶去，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格兰特接二连三地命令一批又一批的突击队发起冲锋，使李军的伤亡远远超过了能够忍受的程度。在这样的殊死战斗告一段后，通常要让部队休整一下。但是经

过再三考虑,格兰特决定继续进攻,并将部队向里士满方向挺进,又正好被李军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10天来,波托马克军团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战斗中,伤亡达2168万人,失踪达4000余人。同盟一方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但根据俘获的俘虏来看,显然李的军兵力已大大减少,而且一旦减员,他是无法增补兵力的。最终李军经不住如此消耗,溃退了。他再也不能出来进行野战和派遣突击队去袭击波托马军团。里士满政府的兵员已经枯竭。军中士气也极端低落。

格兰特突然改变了战争作风。当罗伯特·李等待着迎接一场正面攻击时,格兰特却在深夜神出鬼没地把军队转移了,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军官才知道部队的去向。罗伯特·李第二天发现,对方的壕沟里已空无一人,格兰特已经走了。北军经过长途行军,渡过詹姆斯河,到达里士满彼得堡防线。联邦军连续4天发动进攻,伤亡1万人,是敌军的两倍,格兰特才下令停止进攻。他要让部队休整一下。从5月4日以来,他已损失5400人,几乎相当于罗伯特·李的全部兵力。然而,后方增援源源不断,很快又恢复了最初的兵力。

当彼得斯堡的血战正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格兰特收到林肯的来电,电报说:“刚才看到你昨天下午一时

的来电,我开始明白了。你一定会成功,上帝保佑你部全体官兵。”这暗示了林肯对格兰特战略的赞许。格兰特正指挥着好几支军队。目前的情况是,西格尔在谢南多亚河谷没有完成格兰特所交给的任务;巴特勤在詹姆斯河因延误而失去了重要战机,而谢里登完成了计划;薛尔曼正稳步逼近亚特兰大。前面的路程还漫长而艰巨。薛尔曼和格兰特能突破敌人防线胜利会师吗?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就结事了。林肯在给格兰特的电报中说“我明白了”,就是指的这一点。

正因为林肯绝对信任格兰特,所以他决不插手战场上的事情,完全交给格兰特一个人去办。但同时,他却时刻都在关注着格兰特的每一个那怕是小小的行动。为他的胜利而欢快,为他的失利而叹息。在这场战斗开始阶段,当他得悉,在仅仅几天的战斗中就死伤2万多人的消息后,不禁大声叫了起来:“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在给格兰特的电文中,他却从来没有过任何责备,而总是赞扬他和他的部下,鼓励他向前,向前,再向前。他在华盛顿一直充当着格兰特的总征兵官。他曾在费城的保健义卖会上说:“如果我发现一旦把大量的兵员和物质立刻送到前方,就能使格兰特将军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那么你们愿意给提供这些兵员和物质吗?”听众立刻高呼“愿意”。“那就准备好,我正在等候这样一个机会。”就这样,他总是想法设法,

克服种种困难把兵员和物质准备好，随时给格兰特送去，而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格兰特不是麦克累伦，这位新任指挥不断在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是守在战壕里索要人员和财力等待敌人来打他。

第十四章 再次当选

林肯于1860年11月首次被选为合众国总统。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所以，大选又即将提上日程了。作为林肯本人，很希望能连任，继续未完的事业，结束战争，重振联邦，不顾一切把脱离州置于联邦的旗帜之下。然而，时间进入1864年，他再次当选的前景并不乐观。在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中，许多人反对林肯连任。共和党还会提名林肯为候选人吗？

共和党国会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极力推行他的对南方决不宽容的政策，整个北部的报纸社论和平民百姓，也都感觉绞死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脱离分子头目的那一天指日可待；对叛乱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也已为期不远了。

国会成员充满了自信，调子更高，认为合众国将永远存在下去，北部将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工商业会得巨大发展。而与此同时，南部却笼罩着一种日益加深的、孤注一掷的绝望情绪。人们害怕同盟一旦覆灭，过去的南部将一去不复返，南部的统治阶级也会随之垮台。南部目前的唯一希望就

是指望北部主和派会削弱林肯政府，使他迟早发现胜利无望而放弃这场战争。

林肯的既定任务就是要打击并挫败南部的这一线希望。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是无论如何不能与国会脱离接触，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发生严重分裂。

1864年初，几家报纸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国会中找不到一个参议员赞成再次提名林肯做总统候选人”。凡是想使林肯连任总统的参议员都不公开表态。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的机关报一般都保持沉默。然而，所有的政治预言家都发现总统在北部是深得人心的。大多数的报刊则同意《纽约时报》的看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判断，在大选到来时，一般来说，民意是要选举林肯先生的。”

最终，共和党人提出5名候选人。《纽约世界报》“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和当选机会大小”作了一下排列，顺序是：阿伯拉罕·林肯、萨蒙·波·蔡斯、约翰·查·弗里芒特、纳撒尼尔·普·班克斯、本杰明·富·巴特勒。该报推断说，要击败林肯，只需提名蔡斯就够了。“只有蔡斯的拥护者才有力量阻止林肯当选”。

蔡斯一直渴望竞选总统。两年来，在写给政界人士、报纸编辑和牧师的几十封信中，蔡斯竭力散布这样一种印象：除他之外，别人都是一些庸碌之辈。要是把权力授予他，他才是唯一知道该如何去干的人。有

一次他在信中这样说：“要是这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有一个善于同阁员们磋商并采纳他们一致看法的总统，那么我们本可以大胆地说话，向全世界挑战。”在蔡斯的财政部里，从上到下有1万多人占据着不同的职位。除极少数例外，总统一概都让蔡斯自行处理部内人事安排，难得去过问。瑟洛·威德曾这样评论他说：“蔡斯先生作起报告来是很出色的，他那庞大的银行机器使他拥有雄厚的实力。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眼睛唯独盯着总统的职位，而不去注意国家利益！林肯先生‘设法使蔡斯不要一味想入非非’，但他却没能做到。”

为能竞选总统，蔡斯一方面写信进行自我推销，另一方面团结一些人为其摇旗呐喊。同时像林肯一样，对一切可能会引起麻烦的事情绝不沾边。他避开每一件会使人产生怀疑的事情，尽力去做“看起来是光明正大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失，支持他的热潮却一天天地减退。与此同时，林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1864年6月7日，全国联邦党在巴尔的摩举行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候选人。当问“对于阿伯拉罕·林肯将成为总统候选人，谁有疑问吗？”时，话音未落，便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震撼着整个大厅。最终经过投票，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得票最高。约翰

逊是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是所有民主党主战派中最能干的人物，他为使田纳西州重新回到联邦怀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总统在回答通知他再次被提名的委员会时说：“我既不掩饰我的满心喜悦，也不抑制我的感激心情。”

1864年8月29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的格卫姆大厦召开。1860年，也是4年前，林肯就是在这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4年后的今天，这里再一次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与会者中间派别繁多，其中包括民主党主和派和主战派、辉格党人、无党派人士、保守派、赞成脱离的州权论极端派等。这次大会以主和派占据上风，表决结果，乔治·布·麦克累伦以多数获得候选人资格。

林肯的支持者感到不安。格兰特的荒野攻势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使全国锐气大伤；薛尔曼好像也绝望地陷在亚特兰大城外，一筹莫展。许多人认为应努力与南方和平解决争执。当林肯获知，民主党人提名麦克累伦将军做为他们的候选人时，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因为国人似乎认定他无力以武力或谈判结束战争。他们想换一换人，谁都可以，只要能结束打仗的日子。

民主党提名大会刚刚结束，前方传来薛尔曼攻破亚特兰大的消息，全国一下子欢腾起来，庆祝前方的胜

利。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在莫比湾也获得了胜利。这两次军事上的胜利使政治形势变得对林肯有利起来。

对于那些曾想另找一个候选人来代替林肯的人们来说，怀特洛·里德在发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普遍的冷漠和不满情绪以及认为林肯先生肯定要失败”的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格里利宣布《纽约论坛报》“今后要旗帜鲜明地拥护阿伯拉罕·林肯当总统候选人”。蔡斯也说了同样的话，并准备和本·韦德和亨利·温特·戴维斯一起前往各地发表竞选演说。阴霾密布的8月变成了晨曦渐露的9月。

9月22日发表了弗里芒特的一封信，宣布放弃他的第三党并支持林肯。弗里芒特在他的信中说：“共和党的团结已成为当务之急。”他宣布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以支持“保证重建一个没有奴隶制度的联邦共和党候选人……而无论他的政策多么犹豫不定”。

温德尔·菲利浦斯直到9月27日还写道：“我宁愿被砍掉双手，也不愿做任何帮助阿伯拉罕·林肯竞选的事情。对我来说，主持正义仍比维护联邦更为重要。”但到了10月，人们便看到菲利普斯在为林肯竞选总统奔走演说了。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也赞扬林肯是“牢牢掌握航向的好手”，说他已摆脱了“边界州的诱惑与共和党人的怯懦”。

国会参议员哈伦认为贝内特(及其《纽约先驱报》)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支持同获得士兵的选票有着很大的关系,为此值得给他一个外交官的职务。林肯似乎已明确答应任命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为美国驻法国的特命全权公使。贝内特及其《纽约先驱报》对于一周后就要举行的大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再次当选以后的种种工作中,林肯更加迫切需要获得西半球这份善于抓住人心的报纸的好感与合作。

麦克累伦有强大的势力牢固地为他撑腰。其中有银行和运输业的利益集团,有工业家及其他一些贵族气派十足的富豪。

印刷厂昼夜不停地运转,成吨的印刷品一车一车往外拉。各种小册子、传单、名片、印有彩色党徽的信封,像雪片似的飞到选民的手中。共和党人在宣传品的数量上似乎远远超过了民主党人。但对林肯破口大骂、对麦克累赞不绝口的材料也比比皆是。民主党人收集了一大堆恐怖材料,撰写了一本题为《林肯先生滥抓人》的耸人听闻的小册子,其中有与年轻姑娘有关的桃色新闻,也有把小孩囚禁在龌龊阴暗的囚室达两年之久的故事,极尽攻击、编造之能事。

民主党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沿着纽约

市的百老汇大街,顺着芝加哥的斯泰特大街,在北部的每一个大城市,选民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每人都举着拥护麦克累伦的火炬,每支火炬都说明它是反对华盛顿执政当局的。在他们看来,这盛大的游行和满街群众,都生动地预示着林肯和他的全部工作的完蛋。几家报纸也围绕着火炬游行队伍载文附和:“拥护麦克累伦当总统!”“11月8日是换马的时候了!”“反对解放奴隶,反对黑白混血,反对征服战争!”

10月间,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在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召开,有144名黑人参加。他们代表包括7个蓄奴州在内的18个州的自由黑人发言,表达了有组织的自由黑人的要求、愿望和忧虑。迫切要求争取平等权力和投票权。参加这次大会的黑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1864年大选中将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11月8日已近在眼前,美国选民将在林肯与麦克累伦之间作出选择。通过投票,美国人民将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

林肯这个人,他的品格和思想,已成为1864年竞选运动争论的中心问题。准备投票支持他的人有的并不完全信赖他,有的则对他忠贞不渝。他在白宫的生活情况,所作出的决定,他的演讲和咨文传遍全国,供全国人民评判。对于这一切,有的人表示感激,有些人百般辱骂,有些人则将信将疑。11月8日的投票

箱将对这种种评判作出结论。

《莱斯利周刊》列举了反对派报刊赠送给合众国总统的“甜蜜芳香”的赞词：无尾猿、大猩猩、大傻瓜、下流的说书人、暴君、撒谎家、吹牛大王、小偷、小丑、篡权者、怪物、乌龟、笨蛋、老无赖、伪证者、强盗、骗子、恶霸、魔鬼、刽子手、土地掠夺者等。这种野蛮的肆意谩骂效果如何呢？1864年10月，《哈泼斯周刊》评价说：“总统的品格犹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反对派在这块岩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反对派以起哄和诽谤向他和他的政府发起猛攻，但总是败下阵来……公众坚信总统对他的事业忠贞不渝，动机纯正。”

1864年11月8日是全国大选日。这一天白宫“冷冷清清，几乎看不见人影”。天气阴沉沉的，以后又下起雨来。由于狂风暴雨的影响，电报线路停了好长时间。但根据断断续续打来的电报结果来看，已获悉的选举结果与几星期前所作的估计相接近。将近午夜，已经有人推断，林肯已经再次当选了。林肯对这件事却表现得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洋洋得意或情绪激动。他只是说感到高兴，感谢人民的裁决。

决定重大命运的一天已经过去了，选举的结果已见分晓。全部票数还有待进一步统计，但这只是形式和时间问题，人民的抉择已经作出。这场规模巨大、

损失惨重和令人厌倦的战争，是否应该在和战争开始时相同的那个人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个暴风雨交加电报系统失灵的日子，人民向林肯作出肯定的回答。统计结果显示，林肯共获得 551 09 % 的选票，麦克累伦获 441 91 %。林肯获胜。格兰特打来贺电说：“对国家来说，这次胜利比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胜利更有价值。”

11月10日晚，一支游行队伍来到白宫，他们涌进大门，站满了白宫前的草坪。当总统走出来站在门廊上，人群一片欢腾，过了好久才慢慢平静下来。林肯已准备好了讲稿，他说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重大疑问：如果一个政府对保障人民的权利拿不出十分强大的力量来，那么它在危急关头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呢？在这一点上，当前这场叛乱使我们的共和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选举是必要的。不进行选举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能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全国大选的话，那完全可以断言，它已经征服和打垮我们了……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今后经历任何重大的民族考验时，那时的人们与经受这次考验的人们相比，他们中同样会有软弱的和坚强的人；有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黄金诚然是宝贵的，但是，生气勃勃、勇敢的爱国者却比黄金更为宝贵……

现在，在我结束我的讲话时，请允许我请求你们，向我们英勇的陆海军士兵以及他们勇敢而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们，由衷的欢呼三声吧。”立刻，群众发出了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

在海外，法国《辩论日报》说：“这是第一次让拥有普选权的人民，对赞成或反对继续这场痛苦的战争进行直接的决定性的表态。”还没有其它国家能在战争的破坏与痛苦中，让人民对是否应把战争继续下去的问题，自由地和不受阻挠的投票表决。

伦敦《旁观者》转述美国北部人的观点说，林肯“这个怀有崇高目标和具有极其顽强精神的精干的农民，表达了他的决心。尽管受到喋喋不休的指责，攻击他实行压制；尽管他粗鲁笨拙，有时缺乏当机立断的才能，但他仍不失为这个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进行斗争的国家的最好代言人”。

美国驻巴黎领事比奇洛在11月22写道，林肯当选的“意义甚至比在美国所认识到的更为重大……据人们看来，这比美国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更值得全国感谢”。

《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在致美国总统的信中说：“阁下：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如果说您第一次当选时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么您第二次当选时的战斗口号则是

消灭奴隶制！”

事实证明,格兰特说对了。11月的选举要比打一次大胜仗还重要。它回答了许多问题。战争将会继续下去吗?是的,而且要比以前更加残酷无情地打下去。征兵会继续下去吗?是的,而且不会遭到像从前那么多的公开反对了。那些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人怎么样了?虽然他们还没有抛弃老习惯,但已不再那么吵吵嚷嚷恶语伤人了,甚至有些人被搞得有点目瞪口呆,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总之,人民推举林肯,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也决不让人民失望。

第十五章 第二次就职演说

截止到1864年11月，由林肯政府和内战而解放的黑人奴隶达130多万。战争开始时作为奴隶的人，如今3个中就有一个由于《解放宣言》的颁布而获得了自由。他们有的在为北方军队战胜南方效劳，有的在从事一些艰苦的工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回报林肯政府及北方人民所赋予他们的自由。然而，联邦宪法仍然认为这些奴隶是一种财产而不是人。只有密苏里和马里兰州例外，因为它们已经在法律上承认奴隶的解放。

奴隶的解放给黑人的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可以任意宰割的种植园主的财产，一下子成了拿起武器同他们的主人拚命的人。一切都“倒过来啦”。“皮鞭扔掉了，镣铐挣断了，而主人们受到应得的惩罚”。黑人们从奴隶主的小屋搬进大厦的客厅，畅饮主人的葡萄酒。奴隶们喝出了无所畏惧的革命激情。富有战斗性的黑人从长期的绝望中挣脱出来，走向崭新的未来。

显然，黑人的解放与宪法存在着不一致的问题。随着战争的进行，黑人奴隶的解放势在必行，那么必然

要对宪法作出修改已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林肯在他 12 月国情咨文中向国会最后一次会议说明，要使所有的黑人根据法律和宪法都获得解放。这项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在参议院获得了 2 / 3 的多数票。该议案被列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1865 年 1 月面临的问题是：众议院对此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总统在他的 12 月份咨文中强调了这一点。他预言时间对通过这条宪法修正案有利。“这项议案如果这届国会通不过，下届国会将通过”，“除非多数人的愿望能得到尊重”，否则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联邦。现情况怎样呢？在参议院是有把握的。但是，在众议院看来，颇成问题。1 年多来，林肯已经预见到会出现一种票数相差甚微的局面。为了应付有一天出现这样的局面，他设法接纳内华达州加入联邦以增加票数。有一天，林肯发现只需再有两票就可以在众议院获得 2 / 3 的多数了，于是他便设法解决这个难题。林肯派人把两个众议员找来，对他们说他一定要得这两票。当对方问他怎么弄，他回答说：“我是总统，拥有赋予我的巨大权力。在宪法条款上规定废除奴隶制度，不仅将一劳永逸地决定目前正生活在奴隶制桎梏下的几百万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决定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个措施极为重要，因此一定要得到那两票。至于怎么做，你们自己拿主意吧。记住，我是总统，我有

权利，我期望通过你们去得到那两票。”这两个议员先生明白这席话的意思，于是终于得到了那两票。

1865年1月31日正午，国会众议院的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大厅里人们激动地低声交谈，嗡嗡作响。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度或强迫劳役”的宪法修正案的两院联合决议案，就要付诸最后表决了。

在轮流发言之后，表决的时间到了。表情严肃的观众在等待着，其中有最高法院的4个法官和刚被任命的首席法官蔡斯。唱名开始，被点到名的就说“赞成”或“反对”。当共和党人说赞成时，场内是平静的。但每当叫到一个民主党人的名字而他喊出“赞成”时，掌声、欢呼声就会响成一片。有11个民主党人回答了赞成。纪录员很快把票数加起来，结果出来了：119票赞成，56票反对，8票弃权。由于得到了合众国宪法所规定的2／3多数的赞成，两院联合议案获得通过。

无数张平静的脸骤然间变得容光焕发。充满激情的欢呼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大厅。人们热泪盈眶，相互拥抱。许多人激动得站在他们的座位上欢呼。男人们不停地握手拍肩，女人们挥舞着头巾，扬成一片。这种场面一直进行了10分钟才平息下来。大厅外面，雷鸣般的炮声划破长空，礼炮连续鸣放100响以示庆贺。

第二天这项法案就在有的州得到了批准实施。当晚,林肯向前来祝贺的人群说道:“在我们面前还摆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要继续前进,争取各州的赞成来最后完成昨天国会已开始的事业。”

仅在4年前,由于国会不顾一切地想阻止战争的发生,通过了一项修改联邦宪法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不得制定任何授权国会废除或干涉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布坎南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随后这项法案便被呼啸的战争风暴刮得无影无踪,完全被人遗忘了。不难想象,无偿没收这笔曾为宪法承认的价值300万美元的财产(黑人奴隶),如果没有格兰特和薛尔曼的刺刀作为强大的后盾,那么,国会的这一项令人生畏的新法令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又是一个3月4日,同样的一幕发生在4年前,主人公也和4年前一样。所不同的是,那时战争尚未开始,全国笼罩着战争的威胁。而现在战争已在进行,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白宫到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一支游行队伍正冒着蒙蒙细雨和阵阵寒风向前行进。人行道上一片泥泞,道路两旁站着一排排的观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4年前曾参加过这样的场合,4年后的今天,他们将再一次聆听这位人物的就职演说。他就是美国再次当选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时近中午，应邀出席就职典礼的人士来到为他们预先设置的席位上，林肯坐在前排中间。当时钟敲过12点，林肯走上讲台宣读演说词：

在第二次宣誓说任总统的时候，我没有必要讲得比第一次还长……

4年前我就任总统时，人们忧心忡忡，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上。人人都害怕这场内战，人人都设法避免这场内战……双方都想避免战争。但其中一方的方宁肯开战也不愿让国家生存下去，而另一方则宁可应战也不肯让国家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我们全国人口的1／8是黑人奴隶，但他们并不是遍布整个联邦，而是集中于它的南部。这些奴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重大的利益。大家知道，这一利益，由于某种原因，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反叛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他们不惜以战争割裂联邦；而政府则只要求有权制止其地域的扩大。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竟会发生而且会达到目前这样的规模，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双方也都没有预期，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的停止而消除，甚至在冲突身停止之前就会消除。……双方念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每一方都祈求上帝帮助自己反对另一方。有人竟敢要求公正的上帝帮助自己从别人脸上的汗水中榨取面包，这使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真挚地希

望我们热诚地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能很快地过去。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用250年来无报酬的劳苦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都化为灰烬，直到用鞭子抽出来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砍出来的另一滴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说过一句话，我们也必须重新说一遍：“上帝的裁判总是正确和正义的。”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懂得正义。让我们努力完成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把国家的创伤包扎起来，关怀那些担负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凡是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像盖底斯堡演说那样，第二次就职演说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复仇的怒吼，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却是非常动听的祈祷和祝福。

第十六章 内战结束

正如林肯所希望的那样,格兰特果然不负众望,在战场上向同盟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和源源不断的后援痛击李军,使战争形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人们对如何进行战争的争论减少了,战争机器运转的故障减少了,提请林肯总统最后决定的复杂的军事问题减少了,征兵比以前执行得更加严格,抗拒和逃避的现象减少了。在参众两院的会议上,几乎不再提到战争,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建设,重振联邦经济。

与北方正好相反,南部士气低落。种植场主阶级已经看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虽然这些迹象并未表明他们将如何垮台,但足以表明他们不会有好下场。到1865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整个南方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

此时北方主和派也活动起来。布莱尔雄心勃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和平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这也正好迎合了南方的心理,于是开始了一轮和平接触。林肯讲明的实现和平所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是:一、在所有各州恢复联邦的权力;二、合众国总统对奴隶制问题的立

场，决不能从总统最近致国会年度咨文和先前的文件中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后退；三、除非对方停止战争和解散一切反政府军队，否则决不停止对敌行动。结果遭到对方拒绝。之后林肯亲自会见南方特使。他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建议：反叛的各州最好立即回归联邦，不要企图侥幸取胜，把战争继续下去，从而增加国会的仇恨情绪。会谈结束了，并没有取得结果。当同盟专使带着他们的报告回到南部时，里士满人心惶惶，乱作一团。杰弗逊·戴维斯总统说，他宁可含羞受辱，也不愿重新联合，还扬言同盟将“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迫使北方佬按照我们的条件向我们求和”。

会谈未果之后，北方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格兰特狠狠打击李军，使之无力派兵力阻截薛尔曼，薛尔曼则挥师北上到达北卡米罗纳州。

林肯准备离开华盛顿去视察格兰特的军队，暂时摆脱一下华盛顿繁忙的日常工作，也许要和格兰特一起再研究一下结束战争的条件。他先乘船，后由前来迎接的格兰特陪同到达司令部。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两军血战的情景。他看到就在联邦军发动反攻的地方，身穿蓝色、灰色军服的尸体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伤员触目皆是，有的在喘气，有的在呻吟。林肯沉默不语，细心察看，很少发表意见。

林肯坐在司令部的营火旁休息片刻。他向格兰特

和围坐在四周的参谋人员谈到政府遇到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财政和外交的窘迫处境。但是人民坚定的爱国主义、北部忠诚的献身精神和军队优秀的战斗素质战胜了一切困难。格兰特问道：“总统先生，对于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你怀疑过没有？”林肯欠了欠身，右手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说：“从来没有。”

第二天，总统检阅了部队。3月28日，这场战争关键的人物：总统、格兰特、薛尔曼，加上海军少将波特将军在总统乘坐的“女河神号”船上开了一次会，主要讨论是如何打最后一场血战，以及一旦叛军被击败，将如何处置他们。总统说他已准备就绪，并告诉3位将军，他们要做的就是打败敌军，让同盟军士兵回乡务农经商。等到战争结束，立即着手整顿南部的民政事务。临行前，林肯非常直率地问道：“薛尔曼，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了你和格兰特？”“我不知道，林肯先生，你一直对我关怀备至，远远超出我所应得的待遇。”“告诉你，因为你们从不对我挑剔。”

1865年4月2日这个安息日，杰弗逊·戴维斯正端坐在教堂的圣坛下面，一个长途跋涉、满身泥浆的副官跳下马递给他一份文件，是罗伯特·李写来的信。信中说：“我建议做好一切准备，今晚就撤离里士满。其他视情况发展再告。”就在这天晚上，戴维斯带着他

的阁员和其他官员乘火车离开了他们的首都，离开总统府，于次日下午安全抵达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里士满盛传李军已将人员和武器全部撤出彼得斯堡，里士满就要陷落的消息。4月3日上午，戈弗雷·韦策尔将军在市政厅接受了里士满的投降。

林肯一听到占领了里士满，便动身前来视察。在这温暖的4月里，总统一行人在满是尘土的大街上走了将近两英里才到达里士满市中心，来到南部同盟的总统府。总统走得浑身尘土，满头大汗，一屁股坐在长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请给我一杯水。”当总统得知他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杰弗逊·戴维斯坐过的，那张桌子也是戴维斯处理文件时用过的，他感到很有意思。

从3月底到4月初这10天里，李军又有11.9万人当了格兰特的俘虏。经过一连串的殊死战斗后，李军伤亡惨重，有战斗力的部队连一支也没有了，遂向西运动，途中又受到格兰特的围追。李军稍事休息，希望能找到些粮秣，但一无所获，只得靠少量的干粮支撑行军作战。在塞勒斯河，数量众多的联邦军追上李军，迫使其仓促应战。战斗结果，李军一半被消灭。再进行正面交锋的话，不但粮秣匮乏，炮弹也不够用了。4月8日晚格兰特给罗伯特·李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期望：“我们之间的种种难题，全都可以在不死一人的情况下

得到解决。”

1865年4月9日，在这个复活节前的星期天上午，菲利浦·谢里登的骑兵横挡在李军前进的路上，切断了李军的去路，与此同时，李的左翼和后方，联邦军还部署了其他部队。罗伯特·李看无处逃生，大势已去，说：“除了去见格兰特外，我已无计可施。”他致函格兰特，要求面谈“有关这支军队的投降事宜”。格兰特立即回信，把会晤地点通知了罗伯特·李。

阿波马托克斯坐落在里士满以西95英里处。就在这座村子的一间小屋里，两个统帅会面了。罗伯特·李58岁，银发如霜，已近暮年。格兰特42岁，一头黑发，正当壮年。罗伯特·李身穿一套干净而华丽的军装，而格兰特穿着粗糙、又脏又旧的普通军服，只有肩章上的3颗星表明了他的将军头衔，因为直接从战场上来，也没有来得及换装。

罗伯特·李对这一番辛酸的经历内心极为痛苦，格兰特当时也同样局促不安。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不露声色，谁也猜不透两个指挥官的心情，想必是百感交集。罗伯特·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都了解这次会晤的目的，我要求同你见面是想弄清楚根据什么样的条件你才会接受我军投降。”格兰特接着说：“我所要提出的条件……那就是，官兵投降后宣誓才予以释放，在按适当手续交换俘虏以前，不得重新拿起武器。

所有武器、弹药和给养必须作为战利品全部移交。”

格兰特坐在一张桌子旁，把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身旁站着他的参谋人员和各军指挥官。罗伯特·李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他的副官查尔斯·马歇尔上校。格兰特写完后走到李跟前，把这份用铅笔写的文件交给他。罗伯特·李仔细阅读后，以热情的口吻对格兰特说：“这将对我军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

下午3点45分，罗伯特·李对格兰特所提条件写下了接受书并签了字，从而完成交出军队的文件手续，剩下的仅仅是清点人数和搜集枪支了。

对格兰特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他先后把敌军3支部队完全装进了口袋。第一次是在唐纳尔逊堡垒，第二次是在维克斯堡，最后一次在阿波马托克斯，实现了他向林肯作出的保证：他将竭尽全力避免一场最后的流血战斗。

战争结束了。国家经受的严峻考验，一场恶梦已经过去了。黎明时分，隆隆的礼炮声响彻了华盛顿上空。泥泞的街道上人群如海，歌声似潮，欢呼声在空中激荡。白宫前面的草坪上人山人海。当一面缴来的同盟旗帜在白宫的窗口舞起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主战和反战的人们在一起欢庆胜利，高呼联邦万岁！林肯万岁！格兰特和薛尔曼万岁！

4月11日，总统在白宫门前发表了一次演讲，旨

在开诚布公地向全国讲清楚，希望在国会开会以前能使大多数人民同他站在一起。他左手拿着一支蜡烛，右手拿着讲稿，说道：“我们今晚不是在悲哀里，而是在衷心的喜悦中集会……一切归功于格兰特将军，归功于他的英勇善战的官兵们……恢复国家权力重建南部，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着重考虑的问题。由于已获得的这些胜利，这个问题比过去更加迫切地需要我们给予注意。重建南部，困难重重。这场战争同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一样，对方不存在我们可以与它打交道的权力机构，没有一个人能有权代表任何其他入放弃叛乱。我们必须从那些没有组织的、意见不一的分子入手，把它们捏到一起。”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内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比如关于路易斯安那州重返联邦的问题，总统谈道：“在迄今仍是蓄奴州的路易斯安那，大约1.2万名选民已宣誓效忠联邦，他们自认为是该州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举行了选举，组织了一个州政府，采纳了自由州宪法，准许黑人与白人平等地享受进入公立学校的利益，授权州议会给予黑人选举权。他们的州议会已经投票批准了国会最近通过的在全国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这1.2万人就这样表明他们决心全力支持联邦。为了使该州永保黑人自由，他们对国家所有事情，几乎都承担了义务。

他们要求得到国家的承认和帮助，使他们的诺言得以实现。如果我们现在还把他们拒之门外，那么我们就帮了最大的倒忙，就将使他们陷于无组织状态，成为一盘散沙。”

关于对如何对待被打败的同盟分子的问题，许多高级官员口口声声坚持对他们进行惩罚，“他们罪大恶极”，如果不经惩罚就让他们回到联邦的话，影响很坏，而且后患无穷。但对此，林肯主张“应在尽量保全那些反政府判乱分子的面子的前提下，迅速着手重建工作”，得到北部大多数人民和全体士兵的支持。格兰特相信总统的观点是正确的，就连薛尔曼，这个早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赞成对南部实行惩罚和摧毁军事战略的将军，现在也断然赞成温和、亲善的和平政策。

当林肯被问到他将如何处置杰弗逊·戴维斯时，他讲了一个故事：“当我在印第安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到一家邻居家去，发现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用绳子牵着一头浣熊。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这是一头浣熊。爸爸昨晚捉到6头浣熊，除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之外，其余5头都被他杀了。爸爸叫我把这头小熊守到他回来，我担心他把这一头也杀掉。唉，阿伯，我多么希望它跑掉！’‘噢，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走呢？’‘那可不行，要是我把它放走，爸爸会揍死我的。但是如果它跑掉，那就什么事也没

了。’”林肯先生说：“现在,如果杰弗逊·戴维斯之流自己跑掉的话,那就什么事也没了。但是,如果我们逮住了他们,又把他们放走,那么‘爸爸会揍死我的’。”

第十七章 一棵大树倒下了

林肯有一张照片摄于1865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在这张照片上，他露出了当政4年来的第一次笑容。在此之前，林肯照相时面部表情总是严肃和忧郁的。现在他开颜一笑了，因为飓风已经过去，暴风雨已经平息。尽管前面还会出现险风恶浪，但是最艰难的日子已经度过，并且一去不复返了。在复活节前的这一周，林肯脸上焕发出从没有过的慈祥 and 热情的光辉。他虽然骨瘦如柴，体重下降了30磅，两颊深陷，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激荡着和平降临和良好祝愿的佳音。

4月14日是耶稣殉难日，这天他预定的日程是：8点以前办公，然后进早餐，在11点内阁开会前接见来访者；午餐，再接见客人；傍晚偕夫人乘马车兜风，同伊利诺斯州的旧友非正式会晤；一天之内去陆军部一两次；最后和林肯夫人和几名随从去剧院。

下午的兜风只有林肯夫人同行。当马车一路奔驰时，总统谈起今后4年在华盛顿的计划。他还希望将来能出国旅行一次，然后回到斯普林菲尔德，也许重新干他的老行当，去做律师，或者在散加芒河畔的草原上经营一个农场。

傍晚，林肯步行来到陆军部。他做了一件也许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做的事情。平时，别人告诫林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他总是一笑了之，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大信封，上面写上“暗杀”两字，用来装收到的恐吓信。而这一次，是林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过一会儿，他还自言自语地说：“我毫不怀疑，他们会这样干的。”谈到计划晚上去看戏，他说：“既然已经登出广告说我将去那里，我不能让人民失望。否则我是不去的。我不愿意去。”对此，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晚餐后，总统一扫闷闷不乐而严肃的表情又兴致高昂起来。他风趣横溢、谈笑风生，并准备去福特剧院看戏。随同总统和总统夫人乘马车前往剧院的有斯坦顿派来陪伴总统的亨利·里德·拉思伯恩和他的未婚妻。拉思伯恩是志愿兵少校，陆军部一个颇受信任的武官。当晚跟随林肯的卫士是约翰·帕克，他是从首都警察部队派来白宫担任保卫工作的4名军官之一。他的任务是寸步不离，严密监视可能暗算总统的任何人。一行人在晚上9点左右进入剧院，由一个引座员带着走向他们的包厢。在座的1000名观众看见或听说总统到来，便一起鼓掌欢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有的还发出欢呼。总统不时停下来向欢迎他的观众致意。

舞台上戏开始了，上演的是英国剧作家托姆·泰

勒的作品《我们的美国表兄弟》。演出期间,约翰·帕克的任务和职责是毫不松懈地警惕总统安全,片刻不离地站在或坐在通往包厢的那道门或通往楼厅的那道门旁。但不知是因为演出换幕的间歇,还是剧情不够精彩,不中他的意,抑或由于贪饮随身带的威士忌酒,他竟擅离岗位,下楼到街上和几个同伴喝酒去了。这种情况就给伺机下手的“不速之客”以可乘之机。

戏还要继续演下去,观众们等待下一幕开演。下一幕是什么呢?那将是雷鸣海啸,是火山喷发,是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悲剧。当这一悲剧传开,整个世界将为之震动。

剧院里谁都没有注意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穿过外面的门进入狭窄的过道,然后用一根结实的细木棍插进砖墙上的2英寸深的凹处,把门反顶住。他蹑手蹑脚地摸到总统包厢门口,通过事先打好的小孔观察包厢里的动静和扶手椅上他要暗算的人。他轻轻拉开门,走近自己的目标。他的右手握着一支铜制单发大口径袖珍手枪,左手持着一把匕首。接着他慢慢地举起枪,伸直右臂,瞄准相距不到5英尺的那个人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只听“乒”的一声,一颗直径不足半英寸的铅弹头射向受害者的头部左侧,从齐耳高,距左耳3英寸的地方射入后脑。子弹斜着穿过大脑朝向右眼方向,最后停留在右眼眶后几英寸的地

方。

听到枪声,拉思伯恩少校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看见一个陌生的家伙手攥匕首向他猛扑过来,像一头张牙舞爪、乱蹦乱跳的野兽。此人戴着头套,露着黑发,脸上杀气腾腾,闪动着一双凶狠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黑色便装。他恶狠狠地对准拉思伯恩的心窝猛刺过去,拉思伯恩用右臂一挡,匕首深深刺进他的手臂,他的身子向后晃了一晃。那个恶虎般的歹徒乘机跨上包厢的围栏。这时拉思伯恩已回过身来,又向歹徒扑过去,一只手拽住了他。歹徒转身向拉思伯恩猛刺一刀,随即纵身往下跳。但装饰包厢的联邦锦旗缠住了他马靴上的马刺,使他失去了控制,从10英尺高的地方跌到舞台上。他左脚先着地,脚踝上侧胫骨折断。这时拉思伯恩在喊:“抓住他!”许多人看到有人从前排座位跳上舞台,边追边喊:“抓住他!”歹徒迅速从两个演员之间冲过舞台,穿过一个入口,从一扇通往一条胡同的小门逃了出去。胡同里站着一匹栗色骏马,歹徒翻身上马,飞速逃跑了。从子弹射出到歹徒逃走,总共不过六七十秒的光景。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大厅。这一声尖叫震惊了许多人,令人毛骨悚然。“他把总统打死了!”人们一下子拥到舞台边,过道里挤满了不知往哪走才好的观众。

大约200名士兵赶来清查现场，医生也很快被叫来。林肯被平放在地板上，大夫翻起林肯的眼睑，发现有脑损伤迹象。扒开被血块凝结起来的头部，发现了一处伤口。此时林肯尚存微弱的呼吸和脉搏。接着医生们立刻急救，并进行人工呼吸。经过抢救，林肯慢慢可以自己呼吸，不至于立刻死去。但是由于伤势过重，已经虚脱。医生的诊断是：致命伤，无可挽救！

林肯的最后一次呼吸是在1865年4月15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阿伯拉罕·林肯，这个与闪电和长虹为伴，在荒野草原成长起来的孩子，这个名字与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世长辞了。“他现在是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了”。

华盛顿丧钟响起，在空中久久地回荡。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以及所有的都市和村镇，丧钟长鸣。人们降下半旗，把鲜艳的彩旗和红、白、蓝三色花饰取下来，换上和挂起黑纱或黑色饰物，以示哀悼。

人们在沉痛之余不禁要问：到底凶手是谁？

4月15日那天一早，世界一流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埃德温·布思正躺在床上，一个仆人进来告诉他，他的弟弟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开枪打死了总统。

布思是谁呢？他本来是个无名之辈，现在却臭名

远扬了。他是一个穷凶极恶、阴险狡猾的运动员、剑客、神枪手、骑手和演员。现在陆军部已经到处张贴他的姓名和照片，悬赏5万美元缉拿归案，生死不论。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出生在离巴尔的摩25英里的一个大农场主的家庭里，曾参加过“里士满灰衣军”。当南部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演员流窜到北部，不断在北部各地巡回演出，一有机会便公开为同盟的事业说话。1864年，布思由于嗓子渐渐不行，上演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他看到战争正激烈地进行，南部的事业日趋衰败，而自己却过着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日子，内心似乎越来越受到谴责。他冥思苦想两个方面的问题：打算以实际行动来拯救南部的事业，同时又让全世界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1864年8月他物色到两个党羽去办他们所谓的“企业”。这两个人是布思过去的同学，曾在同盟军中混过两年。根据他们商定的计划，这个“企业”就是打算“活捉”或“绑架”总统，然后把他们的俘虏从华盛顿弄到里士满，并同他换回足够数量的同盟军战俘，用以赢得这场战争。

1865年4月14日之前，布思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华盛顿，忽而住进国民旅馆，忽而又迁出。他经常外出东奔西跑，至于他的目的，则对人一向守口如瓶。他潜心研究林肯的生活方式，并特别注意到林肯

经常看戏这一习惯。布思在林肯经常光顾的两个剧院格罗弗剧院和福特剧院,都混得很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邮件都寄到福特剧院。他熟悉剧院的进出口,剧院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每一个拐角、每一个大厅、每一间休息室和每一条过道他都了如指掌。

1864年11月间他探望姐姐爱莎时,交给她一封信。信的内容摘录如下:

我是对还是错,上帝自会作出裁判,凡人无权裁判;不管我的动机是好是坏,但我确信这一点:北部将遭到人们世世代代的谴责。

我始终认为南部是正义的。4年前,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将要爆发战争反对南部的权利和制度的战争。林肯的当选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国家是为白人,而不是黑人建立的。

我过去就像现在这样地认为,只有那些废奴主义者才是这个国家的卖国贼,整个共和党都应遭到像老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运动杰出领导人,领导奴隶起义,后被捕,并于1859年处以绞刑。一样的下场。

我曾竭力探索过,既然我们的国名合众国和《独立宣言》都规定可以脱离,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一个州脱离的权力。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多谈了。

我只热爱南部,我认为设法使此人成为我们南部的

囚犯并不是一种耻辱，他是使南部遭受无穷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个同盟成员责无旁贷地在自愿尽职。

约·威尔克斯·布思

在华盛顿第六街和第七街之间的一个公寓里聚集着一小伙干阴谋勾当的歹徒，布思就是这个阴谋集团的主谋。这伙人中有一位名叫戴维·赫罗尔德，是一位失业的药店店员。另一位叫乔治·阿策罗特，还有一位高个子、宽肩膀、20岁的运动员，身体壮得像头公牛，他便是众所周知的刘易斯·潘因。此人就在总统遇害的同时，闯进国务卿西华德的家里，用匕首刺伤5个人，并差一点使国务卿丧命。

这个团伙曾几次预谋杀害总统，但都未下手。有一次他们竟想扮成请愿者，直接走进白宫总统办公室，当场开枪打死总统。还有一次是在4月11日，那天晚上，布思和潘因来到白宫，在靠近总统讲话的那个窗子附近的草坪上，听见总统说应该把选举权授予“那些很有才智的黑人以及那些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服役的黑人”。布思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催促潘因赶快朝正在讲话的总统开枪，潘因反对，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他们两人就走开了。布思当时还暗下决心：“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永远别再想演讲了。”

4月14日，布思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到

福特剧院去取他的邮件，他听说白宫派人来为总统预订了当晚的一个包厢。布思立即采取行动，租了一匹栗色马。

晚上7点，布思离开了他在国民旅馆的房间。临走时他问旅馆服务员今晚去不去福特剧院，那服务员回答说不想去看戏，布思便说：“今晚那里将有一场精彩的演出。”他急急忙忙地到赫恩登旅馆去找潘因。他们事先已安排好行动时间：在当晚的同一时刻，潘因去刺杀国务卿，布思去刺杀总统。进一步的计划是让阿策罗特去行刺副总统约翰逊。赫罗尔德将先领潘因去西华德家，然后赶去帮阿策罗特的忙。阿策罗特曾听说过安德鲁·约翰逊是能打能拼的，当布思在大街上同他商量此事时，他便对布思说，当初入伙时他只答应参加绑架而不参与杀人。阿策罗特抽抽噎噎地苦苦哀求。布思大发雷霆，把他大骂一顿。阿策罗特带着一支手枪走了，他打定主意决不动用这支枪。过后他再也没和布思见面。

快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布思、潘因和赫罗尔德在福特剧院附近的马棚各自骑上马便分手了，布思去福特剧院，赫罗尔德带着潘因去西华德家。布思到了福特剧院的后门，吩咐剧院的木匠帮他看着马，便走进剧院，进入舞台底下，从那里的一个便门中穿出来，溜进一条小巷，又从那里走到剧院正门的大街上。他

看到总统的马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围着一群好奇的人。其中一些人等候着，想在总统一行离开剧院时看上一眼。戏已演了一大半。10点10分，布思打开了休息室的门走进正厅，注意观察了一下总统的包厢里有无旁人。他曾经看过这部戏，因此他早已盘算好在哪几个高潮时刻可以下手。再过一会儿，舞台的正前方就只有一个演员，两侧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男孩。每当两名女演员下场时观众总会发出笑声，很响的笑声也许会淹没一个包厢内发出的不同寻常的声音。

布思上了通往特等座席的楼梯，小心地穿过后边一排座位，来到通往总统包厢的过道门口。他靠在墙上，冷静地环视了一下大厅。这时舞台上只剩一个演员了。

布思打开了那扇通往总统包厢的狭窄过道上的门，进门后随手把门关上，拿一根细木棍支在事先挖好的凹处，顶住门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包厢门口，一只眼睛对准事先钻通的那个小孔往里窥探，看到他谋杀的那个人正好坐在他希望坐的那个位置上，这正符合他的计划。他轻轻地把门拉开，右手拿着一支铜制大口径手枪，左手握着一把长匕首，悄悄地走进包厢。

直到那一瞬间之前，种种可能都会发生，而一旦发生就足以影响下一步要出现的情况。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下一瞬间发生的事竟载入了史册。

4月26日上午，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像一着野兽一样被追捕，给逼入绝境。他那受伤的胫骨暴露了他的身份，使他的末日来临了。在弗吉尼亚州博林格林附近的一个外面已着火的仓库里，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颈骨，“从领子这边进去又从那边出来”。他被人从大火旁拖走，放倒在一棵大树下。他苟延残喘地挨过一段时间，才来了一名医生。据说，布思要求把他的双手抬起来，让他能看自己的这双手。他望着他的双手，用沙哑的嗓子低声说：“不行了！不行了！”这是他死前吐出的最后几个字。这个罪孽深重的恶棍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第十八章 名垂青史

1865年4月18日，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白宫的草坪上。他们排成两列纵队，分别从灵柩两侧鱼贯地走过东厅，瞻仰总统遗容。在白宫东厅，停放着总统的遗体。一顶黑色绉绸的帷幔罩着放在台上的灵柩。灵柩四周装饰着穗状饰物、草叶、银星和银线。一座银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

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生于1809年2月12日

卒于1865年4月15日

第二天，数百名显要人物来到白宫举行哀悼仪式。大教堂的巨钟发出当当之声，与所有教堂的钟互相应和，响彻天空。在表示哀悼的隆隆礼炮声中，总统的灵柩慢慢启动。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最后一次出了总统府正面巍峨的大门。在通往国会大厦的1英里的路上，人行道和路边都挤满了前来瞻仰的人群。沿街每幢房子的屋顶、窗口、门前、阳台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6万群众目送着4万人的送殡行列缓缓移动。灵柩将停放在国会大厦，准备运往总统的故乡进行安葬。

4月21日上午，灵柩被安放在华盛顿车站一节特别的殡车上，开始了送殡的旅程。载着遗体的列车将行驶1700英里，沿途经过4年前林肯第一次赴华盛顿就职时所经过的各站。巴尔的摩处处表示出哀悼和崇敬。哈里斯堡有3万人冒着夜间清晨的倾盆大雨来瞻仰遗容。费拉德尔菲亚有50万人等候殡车。灵柩停放在独立厅里，前来致哀的人排了3英里长。在纽约市，从高楼大厦到贫民窟，到处都披上了黑纱。将近10万人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送殡行列，几乎各个人种、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和各个政治信仰的人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包括2000名黑人代表。将近10万人从西北各地赶到芝加哥送殡。沿途的每一座城镇、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十字路口和每一个偏僻的农庄，都在表示沉痛哀悼。灵车终于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灵柩停在林肯曾发表过演讲的州议会大厦里，前来哀悼的有7.5万人。从清晨到深夜，故乡人川流不息来向他告别。

5月4日，灵柩被运到橡树岭公墓进行安葬。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墓地旁的青山绿水边，聆听着祈祷和圣歌，聆听着朗诵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词。鲜花散向墓穴，一把一把，多得积成了花丘，却也表达不尽人们对已故总统的哀悼和追念。

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评价说，林肯由于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已经成为世界

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即使他不曾当选为总统，也将无可争辩地和现在一样伟大，但是这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爱默生说，林肯总是根据需要而成长。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他是一个“没有假日的总统，没有晴日的水手……他的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民的真正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前面，他们慢他也慢，他们加快步伐他也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完全献身于社会活动的人，是合众国之父”。

林肯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般，吸引着众多的人。他的性格引起许多人的兴趣。他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的人。他话虽不多，思考得却很多。他读的书少，知识却很丰富。有一次，他说：“我学东西慢，但学到的东西忘掉也不容易。我的头脑就像一块钢板，很难在上面铭刻什么东西，而一旦刻上以后，要把它抹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读书喜欢读出声。有人问及他为何习惯这样，他回答说：“我用两种感官去领会书中的意思，这是因为当我朗读的时候，我不但看到所读的东西，而且听到它，两种感官同时发挥作用，即使不能加深理解，也能记得更牢。”

他心地善良，心胸宽广，对自己要求严格，谦虚谨

慎,却丝毫不怯懦。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才能 ,深信自己具有过人的长处。 林肯的私人秘书约翰·海根据多年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林肯性情怯懦,那是不合事实的。伟人决无怯懦的时候。 正是因为林肯意识到并表现出超人的力量和才能 , 所以像蔡斯和波默罗伊那样的人才对他毫不宽容。

他对钱不是很感兴趣, 但对挣到手的钱总是精打细算。当他逝世时,留下了 9 万美元的遗产。

他不怎么擅长管理, 他政府下属的各个行政部门之间配合不好。他同国会的关系也搞得很僵。 对于如何拉拢反对他的政客 , 他总是一无所知, 常常无计可施。

他相信人民,相信作为一般人所具有的善良 ,并对民主笃信不移。他深信:“ 对于人民 ,只要你公正而充分地信任他们,他们便会对你报以同样的信任。” 他说:“ 把人民的事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 , 我们决不会犯错误。” 他认为美国人民是国会的主人 , 也是法律的主人。他们无权废除宪法,但有权推翻打着宪法的幌子图谋不轨的人。

他总是启发人民去思考,用理智去做事 ,不要为自己的情绪、恐惧和无知所左右。 据说他在一次演说中讲道:“ 你能永远蒙骗一些人, 也能把所有的人蒙骗一时,但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永远蒙骗下去。”

多年前,在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说过,政府的真正职责应当是去做人民要做而靠自己的力量又无法做到的事情。只要是他们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政府就不宜去插手。

他不怀恨任何人。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即使是不喜欢和不信任他的人,他仍然任命他们到政府的高级部门供职。他讨厌与别人争吵。他说:“一个人没时间花上半生去吵架。不管是谁,如果他停止向我进攻,我就把他曾反对过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他从无报复之心,也极少有失去镇静的时候。他有一次写道:即使真的生气了,我也没有时间老气下去。

他总是在成长。有位记者这样说道:在林肯的一生中,每一年他都比前一年变得更聪明、更冷静、更好。

林肯没有加入教会,但他那毫无虚饰、自然流露的虔诚是众所周知的。他热爱《圣经》,熟知每一页的内容。他曾坦白相告说:“有许多次,走投无路的感觉迫使我跪下来祈祷。当时我感到我的智慧和一切都无力去解决所面临的困难。”

他喜欢大笑。对他来说,笑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描述说,笑是“生活中快乐、美丽、到处可见的常青树”。没有笑,他简直都活不下去。

林肯讲故事是出了名的。他脑子里总装着很多故事,随时拿出来说明一个令人难懂的思想,使之变得浅

显易懂,或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一场争论。他多半这样开始:“这使我想起……”比如有一次,当有人问他的对手言词犀利地批评他,有没有伤害他时,林肯讲了一个大个子和他小巧的妻子的故事。这位妻子敲打她丈夫的头,而她丈夫由她去打。朋友们说他竟让妻子这样做,真是个傻蛋。他告诉他们说:“由她罢,这对我没什么伤害,对她却大有好处。”

另一次,几位参议员来敦促林肯把内阁里某些人赶出去,总统又想起另一个故事,说有位老农为臭鼬的事头疼,这些动物散发的臭味刺鼻难闻。一天夜里他拿着枪出去,藏好身等待臭鼬出现。不久,竟来了7只。他瞄准并打死1只,但这只放出一股恶臭味,结果他还是决定让其他6只跑了算了。这样,那天再也没有人谈起重组内阁的事,因为这些参议员们明白林肯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林肯从不只为说笑话而讲笑话,而总是说明点儿什么。经验告诉他,笑话比其他任何东西容易影响一般的人。至于少数人怎么想,他是不在乎的。

如今,人们再也见不到谈笑风生的总统了。但他的作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数以千计的评论一致公认,林肯本身体现了两项成就解放和联邦。林肯所领导的这两个事业使这场战争赢得了胜利。黑人被当作财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鼓吹脱离联邦的州权论被扫进

了垃圾堆，现在黑人可以从一个他们过着悲惨生活的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法律已允许他们迁移了。现在，黑人读书已不再是一种罪行。同样，教黑人读书也不再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正如林肯曾保证的那样，限制向西部移居的一整套桎梏和枷锁都被粉碎了。许多自耕农由于政治上的争吵曾经受阻，现在可以自由前往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可以开始铺轨，企图扼杀它的种种倾轧现象已烟消云散。北部的工业、金融和运输业几乎能以一种爆炸性的力量，不受约束地突飞猛进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这场战争。现在，这场战争还结了一个丰硕的成果合众国将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在战争的浓烟和炮声中，在战争的乐曲和美好的憧憬中，林肯也许比许多伟大英雄人物中的任何其他人都站得更高。这是许多人心里的想法。然而在林肯看来，伟大的英雄是人民。即使他千百遍地说他仅仅是人民的工具，也不嫌多。正如他说只要充分相信人民，人民便报以同等的信任一样，人民确实给予了他以很高的评价，把他看作“不只属于你，而是属于全国人民，他不只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全世界的人民”的人。

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写的一支挽歌中，把林肯比作一位船长。想像一艘航船在一次可怕的旅程中经历了大海里无数的惊涛骇浪和痛苦折磨，现在准备朝着

码头上欢呼的人群平稳地驶进港口。然而,就在甲板上,鲜血在流淌。船长躺在那里,已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于是,无数剧烈跳动的心房里迸发出一曲悲歌: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起来谛听这钟声,
起来吧,
旌旗为你招展,
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人群挤满了海岸,
为你,这波浪般的人群在呼唤,
多少张殷切的脸在转动。
在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哟!
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吧!
在甲板上,这似乎梦幻一般
你已经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我的船长没有回答,
他苍白嘴唇永远不动了。
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
他的脉搏停止,知觉消失了。
我们的航船已安然抛锚,
它的航程已经終了,
这胜利的船,
征服了惊涛骇浪,凯旋归来。

啊,欢呼吧,海岸,
鸣响吧,钟声!
然而,我却以悲痛步履,
徘徊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